



JUN 76

蕉風月刊

一九七六年六
期 280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0 期 ● 一九七六年六月號

Diterbi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e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論述

航程的回顧·張瑞星·4 6

■散文

蛋香和奶香·梁紀元·5 0

絕句·方娥真·5 2

湖中葉·海涼·5 4

稻田話語·廖雁平·5 7

■小說

西樓驚夢·鍾瑜·6 0

■電影劇本

野草莓·英瑪柏格曼著·李南衡譯7 6

■風訊·編輯室·9 4

蕉風月刊

二八〇期

目錄

■封面畫・丘瑞河作品

■專欄

鐵筆和鋼刀（學與思）・鄭百年・4

做人難（閒思錄）・黃潤岳・9

輕描集・邁 克・19

我的大學：認識與失望（輕訴集）・何榮良・21

■詩

江南・溫瑞安・27

苦行・沙 河・30

調寄小燕・歸 雁・31

不快・冬 竹・32

神引・林秋月・33

■序文

「黃皮膚的月亮」序・溫任平・36

鐵筆和鋼刀

筆有鉛筆、原子筆、鋼筆和毛筆，同是一個人，有時他用鉛筆，有時他用原子筆，有時他用毛筆。鉛筆寫字，猶如畫家之素描，輕快、纖細、洒脫，左勾右勒，景物自見；原子筆寫字，猶如作家之撰文，一句承一句，一段接一段，謹慎、周密，以期自圓；毛筆寫字，就如一位史家面臨一批一批簡牘，用五年的功力來下一點，用十年的功力來寫一字，寓意於一字之間，垂道統於一念之間，字字璣珠，句句通照古今。每個人都可以有三兩根筆，也許你是鉛筆和原子筆，也許你是鋼筆和原子筆；但是，你曾經用毛筆寫過字嗎？你袋裏曾經擺過千斤重、萬斤重的毛筆嗎？

說歷史是客觀的，那大概是歐洲史、美洲史而言；在中國，歷史是主觀的。不但如此，最好的歷史家，是能够用萬斤重的毛筆在歷史裏搥鑄下幾個千人萬人移不動的鐵字！那個時候，歷史家手裏握的絕不是鉛筆，也不是原子筆，更不是鋼筆，而是可以橫掃古今、改造歷史、創造文明的毛筆——千人萬人始捨得動的鐵筆。

這類鐵筆，似乎是中國文化的精英；出現得早，也顯示出其力量。我們從左傳裏拈出兩

晉靈公是個昏君，吃喝玩樂，不理朝政。趙盾是晉國的大臣，三番幾次去勸諫他，晉靈公不但不聽，還派人去謀殺他。趙盾有個姪兒叫趙穿的，很為趙盾抱不平。某一天，趁着晉靈公到桃園去遊玩的時候，趙穿埋伏兵隊把他殺死了！這時候，趙盾正準備離開晉國，聽到自己的姪兒殺死國君，便匆匆忙忙地趕回朝廷。擔任太史的董狐，這個時候，提起筆來，在史書上寫了五個大字「趙盾弑其君」，並在朝廷下宣讀出來，趙盾馬上否認，董狐回答說：「你是國家的重臣，趙穿弑君之時，你正在國內，沒離開國境；回到朝廷了，你並沒把弑君之賊處罰了！如果不是你主謀，還會是誰呢？」這是魯宣公二年的史實。我們再看襄公二十五年的另一件：

齊國有個大臣叫崔杼的，殺死了他的國君。齊國的太史在史書下寫着：「崔杼弑其君。」崔杼非常生氣，下令殺死這位太史；太史的弟弟繼承哥哥的職位，照樣寫上：「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殺死第二位太史。老三受命繼承職位，又把同樣的五個字寫上去！崔杼殺了老三，再任命老四為太史，老四就位後，又是寫了相同的五個字！崔杼這個時候，心寒膽裂，不敢再下刀。佐助太史的南史，聽說齊國的史官被殺光了，提着竹簡到齊國來；看到老四把那五個字寫上了，才心滿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國家來。

董狐及齊國的幾位太史，他們手中所握的是原子筆、鉛筆，又豈是用鋼鐵鑄成的鋼筆，而是中國文化精英的毛筆，上通黃帝、下達永恆的毛筆！他們用血和肉來提那根千人不敢提、萬人不敢提的筆，他們用整條生命來運那根千人不敢運、萬人不敢運的筆；然後，他們在歷史裏，搥鑄上萬世不能移的鐵字。鋼筆、原子筆和鉛筆，有如此之魄力嗎？儘管董狐及齊國太史所鑄出來的歷史是主觀的，但是，他們不是萬代歌頌的史家嗎？

握着萬斤重的毛筆的史家，從歷史上來觀察，他們早期裏和「巫」「祝」是三位一體的，他們都是帝王身邊祭祀的官，掌管「天道」，負責「和鬼神來往」；太史公報任安書裏早就說過：「文、史、星、歷，都是和卜、祝很接近的人。」掌管「天道」、負責「和鬼神來往」的人，他們當然瞭解「天道」，如何透過那根毛筆，來貫澈和宣揚「天道」了。太史公在史記自序裏說：「從前顓頊的時候，命令南邊的長官名叫重的，掌理天道；命令北邊的長

官叫黎的，掌管地職。唐、虞以後，又命令他們的後代繼續他們祖先的職務，以至於夏、商。所以，重、黎兩姓可以說世世代代管理着天道、地職的事務。周朝程國的休甫，就是他們的後代。周宣王的時候，休甫失其職守，而由司馬氏取代他的職務；所以，司馬氏世世代代掌理周朝的史籍。「司馬遷把他的職務追敍到唐、虞以前的顓頊去，你相信這是千真萬確的史實嗎？他只不過告訴你，他手中那支毛筆，是從上古掌理「天道」、負責「和鬼神來往」的人手裏接過來！他能用淚、用肉、用血，甚至用整條生命，來捍衛那根筆所寫下的任何一個字！」

翻開太史公的史記，在那部染上太史公宮刑所流下的赤血、注滿太史公獄中所呼出的嗚咽的史記，我們看到了許許多萬噸重的鐵字！他在本紀裏不但為失敗的項羽留一個重要的位子，而且生妙筆地寫下項羽幾件大事，刻劃之深刻，描繪逼真，絲毫不遜色於其他本紀，最後，他又說：「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項羽的地位，就此永鑄在中國歷史裏；你移得動嗎？他打破世家為王侯立傳的體例，為那位目不識丁的革命家陳涉寫下一篇長長的傳記，最後，他如此推崇地說：「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陳涉的歷史地位，就此永鑄起來；我們搬得動嗎？他為節義燦古今的田橫立傳，他為見義勇為的郭解立傳，他為反抗暴秦的荆軻立傳；經過太史公的鉛鑄，他們永遠地釘在歷史的十字架上，千代萬代，永遠不朽！用淚、用肉、用血、甚至用整條生命來捍衛那根筆，這類歷史家把自己的思想貫注在歷史裏，把自己的精神貫注在歷史裏，而後，才成為第一流的歷史著作。這麼的一根筆，會是客觀的嗎？會是客觀的嗎？

刀有七首、菜刀和大關刀，有的人用的是七首，有的人用的是菜刀，有的人用的是大關刀。大部分的七首都為盜賊所使用，七首在身，鬼鬼祟祟，晝伏夜出，不能正視人間事；叛夫走卒使用的是普通的菜刀，他們用菜刀來宰豬解羊，他們用菜刀來向人交談，他們用菜刀來處理事情，四平八穩，不偏不倚；揮着大關刀的，是豪傑，是俠士，他們揮動大關刀來推宕胸襟，他們用大關刀來擔當世運、承負天下！那把刀，是用鋼鑄成的，千斤重，萬斤重，不是一般人所提得起的。

中國文化裏的鋼刀，出現得異常早，而且也運動出驚人的力量；似乎已是文化裏的精英

和不朽精神。太史公在游俠列傳裏，曾經形容過這把閃爍萬古的刀，他說：「游俠捨生取義，急切地爲人，而不會爲着自己。他爲了伸張正義，可以單獨一個人，提着一把刀，到賊窩裏去；那個時候，他把自己的生命看作如羽毛般輕。爲了正義，他不顧父母養育之恩，也不眷念妻子兒女們的親情。他把自己當作承擔天下的國士，可以用生命來報答知己；只要他答應了，那麼，堅強得賽過鋼鐵。」這麼的一把刀，豈是千百個普通人，乃至於億萬個盜賊所運得起的嗎？

上古史裏揮着手斤重、萬斤重的豪俠爲數相當多，其中最著名之一便是豫讓。在戰國時代，豫讓曾經事奉范氏及中行氏（晉國的大夫），無所知名；於是，去而事智伯，智伯很尊愛他。後來，趙、韓及魏合謀消滅了智伯，趙襄子最怨智伯，瓜分了他的土地後，還把他的頭臘拿來當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感嘆萬千地說：「唉！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今天，智伯那麼器重我，我必定要爲他報讐；即使犧牲了，也在所不惜！只有如此，在陰間見着智伯，也不會感到慚愧呀。」於是，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以行刺趙襄子。事不成，趙襄子左右欲誅之，襄子說：「他是一位有義氣的人，我就謹慎迴避他罷！」不久，豫讓漆身爲厲，吞炭爲噦，埋伏在襄子所經過的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於是，襄子大罵豫讓說：「你不是曾經事奉過范氏、中行氏嗎？智伯把他們消滅了，你不但不爲他們報仇，反而去事奉智伯？況且智伯已經死了，爲甚麼你偏偏就只記得爲他報仇呢？」豫讓說：「我事奉范氏、中行氏，他們待我以普通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至於說智伯，他待我以國士，所以，我就以國士的態度來報答他！」於是，豫讓拿了趙襄子的衣服，把它鋪在地上；然後，拔出劍來，衝前去猛刺了幾下，又在衣服上猛刺了幾下，高聲長嘆：「雖然我沒法完成我的願望，但是，也算可以在陰間向智伯有個交代了！」拔劍自殺而死，屍體站立而不倒數日。趙襄子以及趙國所有豪傑之士，爲之涕泣三天三夜。

豫讓，這位揮着大關刀的漢子，用他的血肉來擔當世運，用他的生命來承負天下！在他手上，握的是鋼鑄的大刀，千斤重，萬斤重，閃爍萬古，直向歷史裏猛劈過去！把一部戰國史，劈出火花閃閃；把一代中國人的性格，辟成兩半！國士和衆人。

郭解，另一位提着大關刀的英雄。爲了報答知己，他可以殺十人、百人；爲了報答知己

，他可以庇護亡命之徒。作姦剽攻以對抗豪富，鑄錢掘冢以救濟貧弱。以德報怨，厚施薄望。傾慕他的聲望的人；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少年豪傑之士。他一句話，可以解決萬人的爭訟；他一個行動，可以平除數代的冤結。

關雲長，關羽，這位滿臉赤紅的美髯公，以義氣相感召而與劉備、張飛結成生死之交。雖然曹孟德以高官厚祿相召，但是，他終於負其厚恩，以過五關、斬六將之姿態，回到劉皇叔的身邊。

握着大關刀的豪傑是中國文化的精英，他們由單槍匹馬，發展成為成羣結社，匯聚幾股力量，在歷史的洪浪裏，猛插下幾根千流萬流都不動的砥柱！一百零八條好漢，在宋朝昏天暗地的時候，組織起來，把鋼刀插在梁山上。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再加上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形成一股力量，鋤暴安良，劫富濟貧，把三俠五義的鋼刀向歷史洪浪鏟進去。還有少林寺，還有白蓮教，還有……鋼刀只有一把，却是代代相傳；鋼刀雖是代代相傳，却是萬年青光燦爛！照亮歷史及文明。

筆有許許多多種，但是，鐵筆只有一根；刀有許許多多样，但是，鋼刀只有一把。提歷史上這一鐵筆，握歷史上這一把鋼刀，必須有萬富萬貴不能淫、千威千武不能屈的力量，更必須有獨來獨往、頂天立地的精神。那個時候，手中的原子筆，就是鐵筆；那個時候，手中的七首，就是大關刀；歷史由你搥鑄、文明任君創造。

客觀的歷史就是正確嗎？沒有這回事。四平八穩的舉動就是可貴的嗎？不要相信這看法。歷史是人類創造的，文明是人類締造的；鐵筆能够寫歷史，鋼刀能够造文明，就看你手中提的是甚麼筆、甚麼刀！就看你有沒有力氣承擔那根萬斤重的筆、萬斤重的刀！而人類的寶貴文明，就在那根筆、那把刀上。

黃潤岳
閱思錄

做 人 難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一)

我生長在一個極端動亂不安的時代，卻有一個順遂如意的環境。我並不是沒有嘗過窮苦的滋味，倒也安貧樂道的過了，我很少發牢騷，更不會怨天尤人。告老退休之後，緬懷往事，只感到愉快和滿足。立身、處世、行事，都能維持自己的原則，保有一定的風格，閒居無事，檢討過去，既沒有甚麼值得遺憾，更沒有甚麼需要追悔。套用一句成語是「俯仰無愧」。這也是難得的。

做了廿五年的華文中學校長，我一直提倡培養君子風度。我的所謂君子，當然是傳統的君子與小人的君子。時代是進步的，自然不能拿幾千年前的君子來作現在的標準。因此，我只要培養出一種君子的風度來，並不一定要成為古之所謂君子者。這兩者之間，依我看來，有很大的差別。

古之君子，以聖賢為目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為，一切行為，全

有特定的規範。如果以義與利來分劃，並不太難。樣樣要存天理，時時要去人欲，那就非常困難了。至少我自己就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連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麼可以要求別人一定要做到？

自己做不到的事，當然很多；尤其是道德行為方面的。我坦白的承認：我不是君子。不是君子，並不見得就一定要做小人，或者一定是小人。小人的定義比較少爭執，不像君子——對於君子，不僅要求甚高、甚嚴，而且是無止境的。至於君子風度，便具有較大的伸縮性，作風有點像君子就行了。

我的所謂作風有點像君子，決不是指偽君子，表面看起來像。而是要實質方面「是」，不過，不十分完全罷了。

我的要求定得不高的原因：第一固然是我自己做不到；第二是君子的定義要有時代性；第三是若要滿街都是君子，那是絕對不可能之事。

當我要提倡培養君子風度的時候，我可以簡單的概述甚麼是君子風度，而我自己的確也在以身作則；所謂言教不如身教。我也在學報上寫過許多有關的文章，而且會有一個專題連續載了十幾期。不久前，我收到一位讀者來信說，看了我那幾段之後，大謂不然，立刻提筆為文反駁，只是不敢寄給我。現在才發現其中的道理，幸好那篇反駁沒有寄出來。我想：如果早寄出來，可能我會有更多的發揮，不必等到今天。至於我的以身作則，現在來反省，我仍然可以沾沾自喜。喜的是我沒有言行不一，同時我自己也沒有吃一點虧；我的若干學生和部份讀者也有因有君子風度而受惠的！

想不到我只提倡君子風度，仍然也會遭遇到現實生活的阻碍。不是我自己遇到難題，而是有些培養了君子風度的學生，離開了學校，進入社會之後，竟有全無是處之感，反應強的，嫉世憤俗；功夫淺的，可能也會同流合污。真是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有向我投訴的，有向我埋怨的，當然更多人自己可以找一條正路來。於是，我才想到培養君子風度既是教育問題，範圍局限學校之內。進入社會，有殘酷無情的現實問題，範圍是整個的人生。那就不簡單了。

如果要談人生觀，只是一個大原則，未免抽象，甚至於哲理太深。我就再提出「適應」

來。我又在學報上寫了一些有關人生的適應的文章。

我既以君子風度爲「體」，適應爲「用」，適應仍有一個大前題，那就是「不失其君子之風」。因此，適應不是遷就，不是妥協，更不是投降。

究竟甚麼是適應？如何去適應？那就「道可道，非常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過，也還是有一些原則的。

(二)

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所以生物的生存競爭有一個大前題：弱肉強食。這是沒有君子風度的。

人類的智慧，創造了文明；而且還有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於是，除了生命的延續之外，更有生活的改進。生命的延續，有大自然爲我們安排；只要我們如何去好好的維護。例如防止戰事，清除疾病之類。生活的改進，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彼此可以互相影響，也可以互相衝突。籠統一點說：精神生活的衝突，不良的後果不多，也不會多。物質生活就完全不同了。我這個論點，撇開了宗教，更撇開了政治，只就與人相處的社會而言。在安定的社會裡，爲了求存，生活中便免不了有競爭。凡是競爭，都是有一定的規則的。這些規則，大家必須遵守。如是，則彼此都能在公平社會中顯出各人的本領來。

有了規則，可以限制。仍得要有強制人人必須遵守的辦法，同時也要有處罰違犯規制的辦法。因此，我們有典章制度，法律和傳統。概括的說，便包括情、理、法三方面。情是人情，列在第一。這是倫理的，也是感情的。從個人出發，四維八德，便是規範。理是事理。這是邏輯的，也是理智的。人與人之間的行爲準則，每個人都已同意、都已承認的，而且都應該服膺的必然之理。法是國法，有強制的力量，有處分違犯者的權力。法之制定，仍不外乎人情與事理。法之存在，便是爲了要維護條文化了的人情與事理。

人情事理包括了全部人類的生活行爲，法律條文卻非常有限。法律所未規定的事項太多了，法律條文的漏洞和不同的解釋，更會發生許多問題。於是，非萬不得已，我們決不輕易訴之於法律。我們所依託的仍是情和理而已。

所謂情理是人之常情與事之常理。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此，便發生了不常之情與

不常之理。人情之體念與世事之了解，便成一門學問，終生也學習不完的學問。求知識固然不容易，學做人卻更難。

人與天爭的時代過去了。人與人爭的時代，永遠存在。人與人爭，既不要角力，也不要鬥智，應該是忍讓以求共存，合作以求改進。簡單的說：每個人都得設法如何適應。適應自然，適應社會，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

如此說來：學做人便是練習如何適應人事環境。

在學校裡，大家都學做人。那是學做好人，也就是以君子為目標。然而這年頭，君子不多，也不受重視。於是，許多學生一旦離開學校，他們在做人方面所學到的東西，幾乎完全不能運用；甚至於因之而發生了一些苦惱。原因是學校裡只講修身，沒有教導如何與人相處，更不敢教人「與人相爭」了。

與人相處已是非常不容易。連夫妻一世，兩個人常常不和諧。與人相爭之難，更可概見。

一個青年，初入社會，立刻要面對「相處」和「相爭」的兩個大難題，怎教人不頭大呢？於是，罄其所學，仍不足以應付時，不是埋怨，便是傍徨。這便是今日青年所遭遇的大難題。

(三)

有一位青年，在學校裡是好學生。品行好，學業好，運動好，服務精神也好。畢業之後就在自己的店子裡工作。慢慢地他發覺做生意，竟是另外一套工夫；而他又不能同意那些作風。在心理方面，產生了矛盾。一時好像受不了。因為生意是自己的，能多賺一點錢原是生意人的唯一目標。久而久之，他也就視為當然的不以為異了。

不久以後，又來了一個難題。他的店子隔鄰，開了一間唱片店，每天都在播放熱門音樂或是時代曲。他既不能干預別人，自己又不能聽而不聞。過了一些時候，他突然發覺自己開始在欣賞那些音樂，聽起來竟爾覺得「不錯」。

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卻認為他已經開始墮落了：竟會對於這些音樂發生興趣！

因為在學校學音樂，都是尊重正統的，鄙視流行的。於是，喜歡聽流行音樂便成了一種

罪過；在他看來，幾乎成了不可贖救的罪過。

我們能笑他幼稚、迂腐麼？

另外一位在學校是好學生的，進入社會，也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他想運一批貨進口，必須申請准證。他的同行朋友告訴他，他的門路不熟，可能要多花一點額外的開銷。在商場中這也是常見的事。對他來說，卻是一個新奇的試探。他為這個試探困擾了很久，最後放棄了這筆生意。

我們能笑他傻麼？

還有一位青年，好容易考到一些文憑，卻仍舊窮愁潦倒。最後他使出了他所謂的絕招，便獲得一個職位。再使出一個絕招，又獲得受訓的機會。從此他看透了人生和社會。

我們能苛責他麼？

許多新入社會的青年，能够自食其力了。襯衣袋中，一包香烟，幾張萬字票。有空就是咖啡店、電影院。

我們到底要責怪他們呢？還是同情他們？

記得有兩位青年來看我。我問他們做甚麼工？他們說：「講出來慚愧，我們在走私」。我敏感的想到走私一定是由賣毒品。細談之下，原來他們往返星柔海峽，夾帶一點輕便又賺錢的東西，如縫衣車的車針之類。慢慢地學精了，知道怎樣逃稅，便做起流動百貨商來了。

我告訴他們：從前我常常去星洲。每次回來，總也要買一點甚麼，通常都是水果和罐頭。假若不還稅而過了關，我便非常高興，好像賺了一筆。時日一久，我連襯衫長褲頭油鞋襪等，也會在星洲購置的。嚴格說來，我不是和他們一樣？他們以此為生，我因此省錢。我從沒有想過這種行為有甚麼不對？因此，我一直是心安理得的，沒有罪疚的感覺。最得意的一次是帶了十個廉價的打火機回來送朋友，沒有還一分錢稅——聽說打火機每個要抽一塊錢；然而在市面上，許多打火機只賣八九角錢一個。

我是提倡培養君子風度的。像這一類的行為，有沒有影響君子風度？似乎有影響！但我並不覺得不應該。

有人說：這是人性的弱點，人類的通病。

這倒替我作了解脫，因為我也是人，便免不了有弱點，也患了通病。如果我認為這是非常不當的行為，我也不會一再明知故犯了。

但是，我卻不能為別人解脫苦惱。且抄一封讀者來信：

『我好喜歡你的文章，但我發覺自己越來越做不到你所寫的。』

我曾經是個「好」人，高中畢業後，滿腔熱忱的踏進社會，以為社會真如老師們口中那麼美好。（岳按：我倒很少告訴學生們社會是如何美好。）我並沒有立志要做個頂天立地的人，也沒有堂哉皇哉的抱負，只想做……我拿着一張擁有七科優等的文憑……那顆充滿憤怒而不服氣的心，簡直可使我失去理智。我灰心失望，悲傷沮喪……

於是慢慢學乖了。我這才知道！文明社會的進展反常了，正義癱瘓了，道德破產了！我真正體會到適者生存的大道理。於是，我再……我勝利了。可惜，原有的那股「熱」，那理想已不知去向……

……今天你這一篇文章寫中了我的心事。我承認你寫的都是「理」，可惜對於我……如果您是我，您也遭遇了我的情形，您會不怨天尤人！不灰心，不氣餒？

我現在不知道我是走着正道，還是進了邪門！我也會在夜深人靜時自我反省。但總是振作不來了。有時我甚至於有「過一日算一日」的念頭。您說可怕不？

我很想知道您對我的「處世觀點」的批評」。

（四）

我讀了這封信之後，悵然若失者久之！我幾乎感到我有義務來立刻回信給他；旁幫是我害了他一樣。其實，我並不認識他。

首先是「好」的觀念害了他。我們從小就被要琢磨「好」。在家做好兒女，在校做好學生，社會的好公民。這個「好」字，有一定的標準。也就是說：我們的行為一定要合乎某種道德水準。

道德水準是人為的，也是為人的。在家做好兒女，是做父母的要求我們要如此；同時也是因為我們爲了父母的關係，而必須如此。在學校裡，是爲了校長和老師們。至於在社會中

，卻又是我爲人人，而且人人也要爲我。

我爲人人，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人人爲我卻是我所無能爲力的。

問題就發生在每個人都只注意到「我」，因爲自私是人類的天性，自利是人類的本能。於是，家庭學校與社會之間是有一條鴻溝的。從學校裡畢業出來就進入社會去工作，這等於是縱身一躍；心理方面、觀念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沒有作及時的調整。我提出「適應」，理由在此。

我們要「好」，常常是要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社會，要求社會上和我有關聯的人都和我一樣「好」。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理由很簡單：一娘生九子，連娘十條心。何況芸芸衆生？既然別人不和我一樣的「好」，別人是不是「不好」？或者「不好」就是「壞」？這問題就不簡單了。再說：好，不好和壞，都有時間和空間的條件。這時和空的分野，時可能是時一刻，也可能是十年百年；空可能是兩室之間，也可能是一國之內。當然，也有一些基本原則是不變的。

就以所謂使絕招來說：是對呢？是不對呢？（好和不好，是道德行爲標準；對和不對，也是道德行爲標準。因爲使出了絕招，得到了好處，不能說它不好。）

如果說對，那是違心之言。如果說不對，爲什麼有人使？既然有人使絕招，我爲不使，我便會吃虧，我便是傻瓜。好了，如今變成了做不做傻瓜的問題。

要做傻瓜並不容易，有它的條件：第一：心理方面甘願。第二是實質方面可能。例如不使絕招不能獲得某個職位，反正我不稀罕，我便不要就是。這是心理方面的。如果沒有這個職位，會不餓飯？這是實質方面的。

古人推崇「寧死不屈」；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於是才會有忠臣烈士，節婦孝子。使絕招是不是失節呢？俗語說：人爭一口氣，虎留一塊皮。節和氣都是精神方面的，也是人格方面的。

雖然有「寧死不屈」和「餓死事小」，但是又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如鴻毛」。那就愈扯愈遠，也愈胡塗了。我們還是只談人格問題，因爲這是道德行爲的中心。

那麼，使絕招是否有損於人格？

嚴格說來，是於人格有損。因為這是不正常的，不應該的，不合乎道德行為標準的。假若說別人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那是同流合污，無足為訓的。

但是——我實在不願意用這兩個字——道德行為標準也還要有一個社會環境的大問題。要一要絕招，到底不是賣國求榮、禍國殃民或大逆不道的事。

有本錢（或有本領）能够不要，當然更好，既然要了，自己也就不用過份自責。更不必灰心的失望到好像世界末日來臨。

我無意姑息，因為我知道姑息食奸。如果一定要責備我，讓我來自圓其說罷。

（五）

假若我要我冠冕堂皇的紙上談兵，我也可以大發偉論。那決不是由衷之言。如果我處在那位讀者的環境，我倒不會心灰意冷；我也不會氣憤不平，更不會悲傷沮喪。我不否認，我也會隨和一點。所謂不拘小節；所謂學乖是也，但是，我也不會認為那是勝利；那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已。

像這一記小事，既不是走着正道，也沒有進入邪門。好比買了一張黑市票去看電影，如此而已。（信不信由你，我從來沒有買過黑市票，我寧願不看——這當然不算偉大。）何必大驚小怪？

這也有道理可以講的，古人所謂「從權」。用現代語文便是臨機應變。用回我的說法，便是「適應」。古時候，男女授受不親，看見嫂嫂掉下井去，小叔叔難道不可以去拖她一把？救嫂嫂的命，和爭自己的飯碗，雖然是兩回事，重要性卻差不多。一死一生，都是大事。

從前的讀書人，太過於想做聖賢、想成君子，有許多人過猶不及，因此變成腐儒和鄉愿，還有一些多烘先生。這年頭，我們就不能不現實一點。就是錯也錯不到太遠。

所謂現實一點，當然不是毫無原則的見利忘義，唯利是圖。若是於人無損，於已有益，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那位哲學教授曾經對我們說：「就情操而言，殉情和殉國都是偉大的」。我們在報紙上偶爾看到有男女殉情自盡之事，誰也沒有去體會它的偉大處，大多會

罵一聲傻瓜。因爲沒有人去體念「情操」，便直覺地下了判決。

我看了許多年青人的有關事例，我實在唱不出高調來。想好要好的人，偏偏爲了適應現實的生活環境，反倒要受到自己的良心責難和精神折磨，因而喪失了信心。那些管它好不好、別人可以做，我便可以做的人，渾渾然不失其樂。更有甚者，不顧道義，不論是非，只圖一己私利的人，常常混得很好，吃得很開，變成了知名人物。社會還是這個社會，他們都身處其中。

因此，我認爲在社會上能够「學乖」，並不是一件壞事。在學校裏學好，在社會上學乖，兩者可能會衝突，但是兩者都可以說是進步。所謂乖，便是乖巧，仍是技術問題，仍是手段。對於人格品德應該不會有多大的傷損。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連孔子的得意門生也不要我們死板板抱住那道德的木柱。古時候，有一位守信的君子，名叫尾生。和他的女朋友約好在橋下會面。女朋友還沒有來，水已漲了，他就站在那裡被水淹死了。

我記得，小時候，住在鄉間，離市五哩。我的大弟弟上市去買東西，回來較遲。媽媽問他爲什麼？他說，走到一半，肚子餓到頭暈，便休息了一陣。媽媽說：你怎麼這樣笨，手中拿的東西不知拆開來吃！我們小時候，沒有問過爸爸，那裡敢亂拿東西。

因此，許多行爲規矩及道德教條，都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可謂小德出入可也。

(六)

德的大小如何劃分呢？

我想：這是原則和技術問題。大原則不可不遵守，細微末節的手段和方式，不用太過拘謹。不過，做賊的也可以講出一個爲什麼要做賊的道理來。愈是聰明人，愈會爲自己的不當行爲作解說。

其實，公道自在人心，許多事是不用解說的。何況道德行爲本身就是自發的，無人可以強迫，也少辦法制裁。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覺得某一種行爲標準好些，最好是大家一致遵行。有一個人破例，便會召致更多違例的事。做傻瓜也好，既是各人的取捨，取者不必自責，更不要再唱高調；捨者也就不必要有氣憤不平之感。

我一開始就說明過，我的生活環境順遂如意；因此，我就不用多做違例之舉。我卻同情那些不得已而違例的人。

但是，我要強調我並不鼓勵違例之舉！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依我的解釋是：君子可以隨和，但是不能同流合污。我提倡培養君子風度，我又提出環境的適應，應該沒有矛盾了。

我們的一切行為，不論是道德的或生物的，都概括在立身與處世兩方面，也就是要如何做人。做人之道，學不好，學不完。我對自己的要求都不敢太高；至於一般青年，能够不失大體也就差不多了。

我們試看：有大人先生者，不是領袖，便是賢達，高呼維護華文教育，大喊華人子弟要進華校。可能他們自己的兒女就沒有進華校，最多也是讀完華文小學，甚至讀夜學或家中請人補習華文。現在又有人呼呼華人講華語；好像不會講華語就不够資格做華人似的。可是、可能他們自己的子女便只會講國語英文。既無人指責，他們更不會自責。然有介事，視為固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來講適應，雖是聖人所不爲；錯，大概也不會錯得太離譜。

做人難，做人的確太難了！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六日
渥太華

邁
克

輕描集

肥皂泡沫

小孩吹肥皂泡沫，大概是最有意思的游戏。因为不同于踩单车或者積木，肥皂泡沫的美麗，是主要讓旁人領受的，所以有一種很大方的施予的味道，十分的抽象，十分的短暫，好似生命裏一切使我們回味又回味的時光。每一次在有太陽的下午，見到小孩在街邊吹起一個一個透明同時閃着油一樣的顏色的泡泡的時候，總有說不出來的開心。並且又無限的歉意，對以往，對將來，對所有被許諾了而始終未曾實現的點點滴滴。我記得一個堅持不肯穿戲服的小男童，演小睡仙，從籃裏撒下一把一把沙，讓世人睡覺。他臉上的神色是毫不在乎的，然而對自己將飾演的角色，帶着熱情和憧憬。天真就是這樣，可惜一瞬間便消失無踪。

動物園

名插圖家來演講，因作品之中有多幅動物圖，故有人問。他答道：「我的童年，十分孤單，一有空就去動物園，畫素描，和動物談話。我也交了不少朋友。」簡單幾句話，聽着非

常的心痛。現在在這裏寫，也不知道應該用那幾個字，來講我的感受。大概會明白的，都已經明白了罷。人間的美，很多時候只是小小的溝通，因為是眞的美的，也不嫌瑣碎。

櫻雨

上星期到加大去，忽然發覺原來常走的路邊，長的幾棵原來是櫻樹。開了一樹花，遠看還是粉紅的，近去再仔細看，卻是白的，越看越白，粉紅的是還未開的花蕾。不禁又一怔：做人還不是這樣，初初以為有一番熱鬧，後來發覺只有一片茫茫然。茫茫然也不太壞，要是明眼人，也還可以有樂趣。只不過風一吹花一朵朵散了掉了，只好匆匆收場。站在樹底下，一陣一陣風，一陣一陣櫻雨，白花花躺在地上。摘一枝回來插在瓶裏，是無可奈何的心意。

肩和頸

站在前面這個人，有你的肩和頸。甚至很相近的膚色，幾乎一樣的大細，使我呆了一呆。可能，現今你不再是那樣，幾乎三年，只是我的記憶停在那個地方，沒有再增長。極少想起你，微微的相似，還是馬上認了出來。你的信漸漸不寄來了，曾經有過怪責我的意思。但是我們是朋友，一直都只是朋友，我能够怎樣。並不是我善感，當初我不經心的關懷和情意，比你所知道的要多。離開的時候，我也有過份的不捨。不過我比你明白，今後只得如此，一切都算錯過了罷，我們已經在不同的路上，朝着不同的方向。他日縱然相遇，恐怕一笑之外，連惆悵都談不上了。喜歡過的肩和頸，被時間拋在背後……我在你回憶裏，當也如是。

。

我的大學：認識與失望

1

我於一九七五年五月考進馬來西亞國民大學，一年的大學生活，給了我許多思考的機會，也因此重新認識、分析、分解，檢討了許多舊的和新的社會見解。大學教育對我毋寧說是一種渴慕之情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一種支持我精神崩塌的須要，一種「理知的統一」。我對整座大學的期望是，它能賦予我底心靈一個更高的境界，一點知識上的補償和安慰，對於一個被當作社會的知識最優秀的分子（elite），能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使他能在「填鴨式」「催眠式」的教育制度下漸漸甦醒。現在經過了跑圖書館、讀古書、聽雨聲的歲月，我感覺到一種理想的幻滅，一種羅素「認識與失望」後的苦痛。大學教育是何等膚淺、何等低調，現代知識份子是何等缺乏營養，又何等缺乏氣魄！身為一個小角色，我願意在這個知識圈子上打幾手太極，給大學教育培養出的，也正在培養的懵懂之輩看，也讓社會知道這一代人的不滿，什麼樣的環境造出了什麼樣的知識份子，什麼樣的教育造出什麼樣的人才。李威特·史登福（Nevitt Stanford）說：「大學真正的考驗是它能給學生帶來多少改變，無論他們天資的程度。」①且看看真正考驗中的大學罷！

作為一個現代年輕人是有責任的，作為一個年輕知識人（adolescent intellectual）更甚！許多學者都認為這個名詞對大學生含有輕蔑之意。它形容一個亞里士多芬的青年，殴打他父親後用蘇格拉底的邏輯來支持他的行為；它也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智慧的偉大追求者，也是教育的傲慢者」的年輕人。在某種程度看來，這些例子都有其真實性。社會對於年輕人的看法時常是與「不成熟」聯繫，對於知識人的批評，是自我和孤立，這種批評，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荷利士，奴士甚等人的學說。英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家諷刺知識人為抱怨的人（mal-content）——他的怨恨源自他自本的優越感，和表示他智慧的深博。李察波頓十七世紀中寫了一本書名叫「悲怨的分解」（Anatomy of Melancholy）中有一章是寫知識份子的定型、孤獨生活，與體質的衰弱。這些知識份子對知識份子的批評是不能被忽視的。他們組成了一股對知識份子觀察和懷疑的力量，而我們以別處可看到對知識份子的輕蔑與無知轉向一個較同情的看法。莎士比亞三十歲時這樣寫道：

苦邁的年老和青春不能同住……

年老，我厭棄你；青春，我愛戀你。

(Crabbed age and youth cannot live together.....)

Age I do abhor thee, youth I do adore thee.

這些哲學與文學的結論與今日之社會科學用衡量和字數統計得來的結論當然有所分別，但是我們卻不能忽視了文學的看法與見識，如果大學愈來愈知識化的話，情形更該如此。現代小說有許多都是以年輕至成熟之過程為主題，有些甚至在說，大學教育什麼都是，就是沒有教育到青年！人類永恆的知識，雖然還可聞可聽，已不能扶助今日的學院和大學了。

大學首創於歐洲中古時代，是以知識融合於宗教信仰而成立。大學隨着文化本質的改變，已隨着改變，形之今日之現代大學。巴黎大學的拉斐思教授的下面一段話，可包括今日社會對於新舊大學的看法：

「現代大學和中古大學的不同，在於他們所依據的原則的差別。中古以知識放在宗教的範疇中；現代則把知識放在科學的系統裏：中古的生活原則是權威，現代的生活原則是自由

根據我的認識。大學教育的目標或理想可分爲下列二類③：

(一)知慧的創獲。中古大學只耽於知識的保守；現代大學則於保守以外，對知識的增加努力。現代人類系統的知識的總突增，所謂「知識爆炸」「知識工業。」必須有一個重大的改革。一八〇九年柏林大學的建立是現代大學教育史的一個偉績。教育部長弘博（Von Humboldt）耗盡心力羅致一流的有特創深造的學者如黑格爾（Hegel），馮德（Wundt），費希納（Fechner）等，同時確立「教學自由」的原則，使學者能够大膽地批評，研究，創造。後有阿爾託夫（Althoff）掌握了教育行政，成立各大學的巨大的研究院（institutes），使教師有機會習於「創造的學問」，學生有機會習於「獨創的研究」。

(二)品性的陶鎔。大學教育主要的作用表面是學生的羣體生活，英國大學如牛津、劍橋，尤其注重學生在羣體生活中得到的品性的鍛鍊。他們本就是若干獨立學院（College）所合組成的，所謂學院，並不是一個小學堂。而是能容納大約二百個學生的一個宿舍。教授們必住院內，做個別學生的導師（tutor）。導師與學生之間是很密切的，一起起居作息；課餘餐後，自由談談，從容娛樂。巴克爾在「英國的大學」一書中論及大學教育說：

「大學要達到牠的歸的，不僅在發展知慧，也在於從師生聚處的羣體生活中自發的諸般活動，養成道德的骨幹。『範成品性』一如『發展知慧』，貫澈着我們從小學以至大學的教育。」

這些都歸屬理想，在世界各國，可行與否，或要行與否，是另一回事。要脫去一切傳統，一切權威，憑智慧來尋找真理、事實、原則，就得憑當事人的魄力了。

我深深感覺到，大學仍是發展和栽培「人類天份」（Human talent）唯一的地方，人類天份是我們最自然，最原始的原料，它的存在與發展應該是每一個人的關心目標。若它被浪費了，每一個人將會被剝奪一種天性的文化基礎；若它好好發展，對每一個人都有益處。今日社會競爭愈來愈強，所以大學訓練出來的人對於社會有極可能潛伏着的利益，這一點是不能被認爲一種副產品。大學主要目的之一是人格發展，但我們一定要深深考慮到，高等教育乃是使國家興亡的步趨之一。那麼是不是每一個有天份的年輕人都有機會進入大學？在大學

的年輕人是不是會都有天份的呢？兩者都包括許多政治因素，本人不想在這裡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許多學生都視大學為閒暇的場所。以教育本身說，若要使自己在學問上、社會常識上得益，仍得看自己是否有一種「自願學習」（Willingness to learn）。如果連這一點起碼的讀書態度都沒有，其他不用說了。

我對「教授」、「大學講師」一詞頗感興趣。教授為何不同與教師？教授在社會上的地位是怎樣的？教授以研究教學為其終身的事；學問以外，他可以有別的事業嗎？在一間美國大學裡，學生對於教授的印象是兩方面的：正面的印象是教授主要的強調是充分的知識，加上對藝術與美學的敏感。他被視為一位多姿多采，有趣的個人。反面的意見是教授被視為並不富足，而且沒有多大的發展機會的崗位，而最重要的是教授給人的印象是「陽性」的缺乏，它是一個注重於知識，感性和衝動的女性圖畫。④這是美國大學學生的圖表，我本身的認識是，講師以學位穩定崗位，之後可能為自己而努力，但並不一定為學生而努力。所以大學一般教學狀況，是很落後的。因為除了有實驗或實習的功課以外（如地理調查。實驗工程之類），大學裡的教學，始終停滯於「講演式」的一個階段。大學年青的講師厭惡「教學法」，往往各人各有一套。有人說大學教育裡教授法的技巧不復重要了，所重要的關於他們的學科的知識和對於這一學科的近況的關心與認識。可是教授「講演」的卻大都是從舊書本裡拿出來的東西。

教授講課的時間很少，一個科目一星期最多是一個鐘頭（大多數一個鐘頭），所以師生視如路人是當然與自然的現象。學校等於傳舍，他怎能傳其所學，學生怎能學其所傳？我嚮往的是師生合作無間，孜孜於學問暢談的大學生活，近代大哲學家羅素得益自老師兼好友懷海德，而因共同興趣發展的結果，遂使他們合著「數理原本」（*Principia Mathematica*）一書。從這一例子可看出師生互相影響的重要性。我認為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項，我願意看到它在大學生活中的位置不被減削，而被增大。讓我們來看看一位美國教授的偉大心靈：

「我們承認：大學教育的期望，在於發展學生的智慧的活動，養成獨立研究的精神。……要使學生在他的教育上，能夠自己領導自己；我們做教師的，就得希望以不領導為領導（We hope to lead by refusing to lead）。智慧的力量，只能由鍛鍊得來。但怎樣鍛鍊學生的

知慧呢？換句話說，怎樣引發，刺激，和解放他們的智慧，使能够自發自動呢？這自然要試用許多方法，而這些方法，以我看來，都可包含於組成一個學習的社會（*a learning community*）這概念之內。我們要使個個學生都成為這學習的社會的成員，從而使他們發覺在這社會裏的其他成員，和他們一致地進行着同樣的活動，而獲得自發，自動的刺激和鼓勵。」⑤
今日我們的大學正被這「學習的社會」各種各樣的具體事務包圍着。大學須要他們的畢業生，工業和政府部門期望知識份子注意着他們的需要。這情形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日日擴大。社會須要的不是冷血動物，大學的理性活動可能是太冷酷了，若要接觸熱愛、人性、和體力，就得接觸日常的活動與時代的命脈。利用課餘積極參加社團活動和傾聽學術演講，我們知道，「由做上學」（*Learning by doing*）乃是實驗主義在教育方法的重要系論，只有這樣親身體驗生命生活，心靈開放才是知識份子值得引為驕傲的。我們這距離實在太遠了。

3

四年大學教育，只于學生有一定影响，這影是畢生的。就如前文提及的李威特·史登福的一句話；「大學院真已考驗是它給學生帶來多少改變，無論他們天資的程度。」我感到有趣的是，大學正在考驗着我們，它可知道我們這些學生正在考驗着它？教育家可寫「教育理論」「大學理想」之類的東西，若他們能够正視或提驗今日年輕學子的心聲與感受，仍可大有作為。我對於大學教育理想的幻滅，相信不是個人的。馬來西亞大學讀書風氣之差，我只能嚮往外國大學的濃鬱的書香氣候了。我借牛津大學紐門（Cardinal Newman）於一八五三年所說的一句話，以代表我個人的心聲：

「假使給我兩間大學：一間沒有住院生活和導師制度而只憑考試授予學位的，一間是沒有教授和考試而只聚集着幾輩少年過三四年頭的學院生活，假使要我選擇其一，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⑥

。後記。

我雖肄業馬來西亞國民大學，但據我所知其他大學如馬大、農大、理大的教育情況亦相差無幾，所以個人深信「我」和「我的大學」在衆衆學子和衆衆大學裡是有其代表性的。

（完）

- ①Nevitt Stanford , 「 Faculty , Students , and Administrators : Their Relationship to Quality , in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 (Atlanta : 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 , 1965)
- ②Kotsching (ed) 「 The University in a Changing World : A Symposiu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③參見「大學教育」，商務印書館印行，此圖六十一年一月。
- ④ Nahum Z. Medalia 「 On Becoming a College Teacher 」及「 The College Student and His Culture : An Analysis 」 ed by Yamamoto (Houghton Mifflin Co 1968)
- ⑤ ⑥ ⑦
- ⑧Cardinal Newman 「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 (Longmans 1852)

江南

古之舞者……輕矜可喜

究竟要等到甚麼時候
才有風雨故人來的一日

此生他生？亦等還是我等？

我有無數的俠情

都活在一次衣袂掠起之聲裏

吟詩是武功，燭光是武功
照無眠是少年劍俠的想念

冰的手勢又輕又美

人間而不人煙

我的欣賞是那古老的摺扇

一抹山水，塗上幾筆空白
古之舞者……輕盈而可喜

今之舞者……無憂而可欣

是誰用憂愁的眼憂愁地看你
而我像射鵰的蒙古武士

絕塵而去……

大燕還是契丹，縱是京城裏的叫化子

也爲一面龍旗

火焚千面大纛
在火光冲天的雪地上

舞者啊舞者
你要留給我一生的仰慕

還是隨我而去？

我的前程充滿未知、奮鬥和掙扎
但我必會在每日的某個時辰裏

沒有了自己，只有想你

古之舞者……當你失足的指尖

迷神而爲自己盈盈而舞時

你知道窗外有多少雙愛情的眼睛？

可知道窗外有多少顆初戀的星星

自然得像綠、嬌小得像紅

你是一抹自然

好像白一般地抹過

當你爲笑而笑，笑變了腰，可憐而愛嬌

就像我右邊的月亮

風流人自知

落花更風情

你是愛笑，當知清風

當你嬌怯怯的一回眸

怕一個凝注驚動了所有的

五陵年少。可見江南的那個書生

捲衣、磨墨、衣袖

划過了多少荷池來找你？

多少次攔路的江湖

一言不發的格門

完成了多少突兀的青史

你把可憐的目光投向我

千萬人中，獨你知

我在看妳，而只有這雙專注

才是欣賞。獨我知道

妳在看我。一座江南都在笑

一個驚喜……古之武者

你練了十年，唸了十年

是愛最無言

如果一個女孩十隻手指像十朵風仙

還有一雙楚楚而關懷的眼

那不是少女的最美是甚麼？

古之舞者……愛笑而可憐

而青春僅有一次

僅僅一次，在第一次戀愛

在江南短短的水道上

狹路相逢的河塘裏

三人見面，行在一起

還不知道誰是師父

這便是江南

多同情和愛

多花多水，多柳多橋

多堤多岸，濃音軟語

都是江南、這小小春光的江南

千萬里外的江南

那江南才子無法渡過的江南

渡過便無法忘懷的江南

古之舞者……何其傷憂

常常是一柄痛苦的小刀

刻劃着我們易驚易喜的心胸

一動便是一種風姿

牽動的是甚麼？纖痛呢

當妳一移步一采桃李

一招手是一盞水上燈

我怎敢想像妳老時

妳老的時候，我把詩送給妳

因為少女只能少女一次

少年也是。當妳推上秀簾

那夢笑的魚尾，溫柔而不騰躍了

妳似嗔似喜，似近似遠

似怨似怒，我翻身上馬

長驥而去。當妳最動人的時候

可知更漏幾許？五更梆响

妳一曲銀箏，還在花間月下

猶未响起還是猶未散絕

或是根本還沒人發現？

但願人微笑、微笑的是妳

當怨人愛嬌，嬌寵的是妳

高山流水，妳是那一位？

亭台樓閣，妳住在那里？

山連山，水連水，江湖連江湖

碧玉、小家、溪水慢慢流

風沙裏，老了時再來看妳

像炸藥前，樓依舊

炸藥後，塵落定，樓絕滅

多媚多嬌，而山水窮了

高山止了，我和向陽都老了

再見妳時，不知妳是不是朋友

我們是不是妳不認識的知交

知己紅顏，話說當年

還是錯未相認，低首走過

不見我們，再無消息……

古之舞者……愛笑而愛嬌

那些歌，再次响起

記得當年紀小

我愛談天妳愛笑……

而今江南道上，日暮益長

行人益少。有沒有偶爾駐足的人

拾首望那飄過的雲，問：

這就是昔日，多花多蔭

多英雄，多豪傑、復國大業

千山萬水，昔日的江南？

雨霏霏下不停不止……

江南是沉寂的一帙古冊

就算是懷念江南

也到了無以自拔的地步了……

完稿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晚

苦行

在你修行之峯頂
有一環月
如你斗室的
孤燈
在天靈之上
說禪

你已是不惑的苦行僧
踏破千雙自結的草鞋
把去路引向來路
僧袍蝶碎
年歲是脣上的苔
而你筆上的血液
殷紅如跨父的
足印

沙河

夜至
寒意凝重
一滴露有你修煉千載的
慧眼
蛻變後
有一株迎風不擺的樹
攤手成珠瓊

在你求索的斗室
有一豆燈
如你修行峯頂的
寒月。

調寄小燕

如果每一片相思是一片葉子
小女孩
你頭上那棵千年老榕樹
就會輕輕地告訴你
那些葉子已濃得
青出於藍了

如果每一株感情是一株稻秧
小女孩
你手中那一束青翠的綠
就會輕輕地告訴你
當風箏飛得好高時
稻農的笑容像春風

如果每一絲懷念是一絲陽光
小女孩
你額上汗珠反射的溫暖
就會輕輕地告訴你
它已為所有生命的
預言許多晴天

冬竹
不快

你不明白

不快在每一擊心跳成長
會給你似以刀割日子
輪齒般輾轉過扁扁的
日子有記憶沒有記憶
還是那麼不快

不快就那麼無奈

無奈在心靈深處生根結蒂
不去想那爽朗玲聲的笑
不去想那夜下飲淚的哭
厭厭倦倦的坐下來
能忘記能否就快樂？

坐下來，還是坐下來
做一個滑稽揮手拋掉一切
一切抽象在每一角落
那嘲笑！
嘲笑你我的煩呵！

林秋

月

神引

信箱裝滿的是紅色的雨

雨亭裝載五千年流不完的

淚江水帶着鳥轉東去

依然記載的是從前

粼粼的鏡面木蘭舟獨載

那吟風寫雨的舟夫

灰鵠子帶來鄉音，在你床邊
生命每天寫日記，在你燈前
床頭讀書，卻讀到古人的唇

的眉的耳的眼的鼻

呵詩雨就這樣濕濕漉漉的吻着詩城
而四面八方的城是如何如何的讓你
流浪又讓你帶滿一袋的彩蝶回家
回家后你深夜笙歌吟水龍，每天
水龍的眼球火一樣的沉在雲霄，每月
水龍的尾巴水一樣的沉在山裡，年年

鄉愁是一把利刃
街燈是憂愁

每次登上樓臺

額前總滴滿星星雨

月光光

滴滴是滴滴是呵磅礴磅礴的
夜語山歌雲雨牛郎織女的淚

筆是一種神引

畫一筆驚雁鴻

畫三筆驚天地

從此，海把月攬在掌心，神說
每天，天把太陽交給雲，神說
以後，筆畫的是海是月

是天的故事
而筆畫的不是你自己的快樂

快樂是不是寂寞

寂寞是不是詩人的筆
妳的長髮下是一座彎彎

曲曲的雨港

鳥不竭息，在雨港

船不停泊，在雨港

人不棲息，在雨港呵雨港

所以

妳站在山脚下

一口一口啃起這裡的暮涼

六七年四月十四日稿。

「黃皮膚的月亮」序

一、散文還沒有位置

我對散文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不，我對散文是野心勃勃的。

我一直為散文在文學類型中尋不到一枝之棲而深以爲憾。大家可能以為我偏嗜散文，因此就替自己喜愛的東西說話。我承認我對散文有偏愛，但當我思考散文在文學類型中可否找到一個座標時，我的態度是理性的，客觀的。易言之，散文於我不是「情人眼裏出西施」那種一廂情願，散文是以它自己的份量、能量塑就它自己與衆不同的形象風貌的。

文學類型之分，一直根據的是西洋文學的標準。而散文是Prose，它在西洋文學中可以是一段論文、小說甚至戲劇中的任一片斷，它甚至可以是一則新聞，一篇演講稿。我不滿意，也不能同意中國的散文也是那般朝秦暮楚，面目模糊的。因此，我曾經非常不自量力地與舍弟瑞安寫了一篇對話錄，試圖從中國文學的本位，以中國歷代散文的發展與成就作為景觀（Perspective），為散文尋求位置。這篇對話錄先授「中外文學」，被胡耀恆先生退了回來，後來投去「幼獅文藝」，已經有一年了，這篇對話錄還沒有機會露面，我與舍弟的那段對話仍停留在可憐的「內心的獨白」底階段中。

浸濡於西洋文學傳統經年的學者，可以不同意我們的見解，可以認為我們的見解不成熟，我希望他們不僅止於口舌批評，而能為文辯詰，我期待着方家的不吝賜教。這種討論一定是有意義的。但我不希望一個新見解的被提出，即遭先入為主地指為荒誕不經的無稽之談，目的是為了解取寵。我們的理路與他們所服膺的西洋文學理論的既成準則不同，但我們是說理的，如果在理的探討上，我們「理虧」，我們將有勇氣收回我們說過的話。不過，我要在此聲明，我們是無懼於西洋的文學理論的某些所謂「準則」的，我持的理由有二：一、這些準則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二、文學理論並非是一具僵屍，它是生長的有機體，可以補充、調節，甚至新陳代謝，另闢新天地的。

因此，我就特別懷念那位素未謀面的，把散文提煉得相當精純的葉珊（楊牧），他在他的散文集中說了一句重逾千鈞的話：『我相信散文是一種非常可以鍛鍊的文學「瓊瓦』』（註一），所謂「瓊瓦」非尋常屋宇的瓦片，乃文類（Genre）一詞音節相和的譯稱。葉珊是文學教授，而且是比較文學教授，相信他認為散文是一片瓊瓦——一種文類——是有他自己獨特的見地的，從他的中西文學理論的認識與觀照中，一定能說出一番更能令人信服的道理，像我與舍弟，既非學院派人士，又無在野派Malcolm Cowley 等的聲譽與功力，是很容易被人誤作「強詞奪理」的。

一、散文批評與理論的貢乏

今日的文學界需要建立一個良好的文學批評的風氣與系統，這樣的呼聲，各方響應雖不算熱烈，但此起彼落確也激起了不少迴響。但批評的對象往往只在小說與詩，散文幾乎註定要遭人白眼的。這種待遇，我們可以斥責它不公平、不合理，但掩藏在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後面的真正根由是，我們的文學批評界缺乏月且散文的工具。偶然讀到坊間「散文欣賞」一類的書籍，談的無非是散文要質樸自然，沖淡雋永那些老調，在散文的理論上仍停留 在胡適先生「我手寫我口」那一個最低的水平，我不禁感到一種近乎痛苦的悲哀。小學二三年級的華文教材：「媽媽抱弟弟，弟弟抱小貓；弟弟睡了，小貓睡了。」是很我手寫我口的，是很質樸沖淡的，甚至音色上還朗朗上口的，但那算得上是第幾流的散文呢？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五年前我在南洋商報「綠野」文藝副刊發表散文那一段日子，那時期，寫散文猶似練拳，每天我都在注意着自己出手的重量。「綠野」每月都有一篇檢討性的文章，簡略地批評一個月來發表過的作品。我的一篇題爲「那些厭倦」的散文，被認爲題目欠妥，葉諦先生在「憑窗眺綠野」一文中稱：「本篇題目『那些厭倦』，標榜得很新穎，我懷疑溫君是有意在題目上別創新格。嚴格地說來，以這幾個字眼爲題似乎牽強了一點。『厭倦』非名詞，『那些厭倦』，作爲形容詞解也不盡完全，加上一個『的』字情形就不同了。否則，人人學樣……初習寫作者將會因此而被誤導。」而我的另一篇散文「陀螺與童夢」，葉諦認爲：「溫任平的『陀螺與童夢』，寫孩提時玩陀螺闖禍的經過，頗爲感人。魯迅的『風箏』寫一個孩子的小心靈遭受創傷的情節，至今無法叫人忘懷。溫君這篇文章雖和『風箏』不同，但寫孩子心靈受到不合理的戮傷，其部份情節是有頗多相似之處。」一褒一貶之間，不可以道里計，不過兩者都是印象式批評，這種坐翹翹板式的突高突低，令我不勝莞爾。『厭倦』可以是形容詞，也可以是名詞，一點粗淺的文法都尚未讀通，自進判官是很冒險的。至於「陀螺與童夢」乃類近空手道黃帶的 *Tai-Kyu-Ku Jodan*（太極上段）拳套，把我攀上魯迅他老人家，太過言重了。

我說出上述發生在我散文創作生涯上的一些小波瀾，是要讓大家注意到一個事實，我們的現代散文根本談不上批評，更毋論散文理論的建立。這是一個受衆人忽略的事實，我在此揭開它，讓我們承認我們散文理論的貧乏蒼白，讓我們接受這個丟臉的事實，然後，然後讓我們淬勵奮發，重新地積極地去探討它，研索它，以期建立散文的理論體系。這工作亟待我們去做，理論與創作應該相輔並進，唯有這樣，當我們在台上侃侃而言散文如何如何的時候，台下聽衆要「我們拿出作品來！」我們才不致一臉窘迫，連說「忘了帶來，對不起」，抱頭鼠鼠，在聽衆的唾液中泅泳逃去。

三、張愛玲、葉珊、余光中三大散文家

散文在文類既無一席容身之地，在批評理論又復闕如的情況下，它的處境之尷尬自不待言。散文既不是一種名正言順的文類，散文作者往往又不自覺對它採取一種輕率的態度，它

只是秋室中的雜文，閒情里的瑣記（註二）。在現代散文理論近乎空白的情況下，理論啓導創作，創作激發理論，此種互為激盪是很微弱的。寫散文往往成了寫詩寫不好，寫小說也寫不出名堂的作者的最後出路（last resort），聊以滿足一點原始的表現慾。

在現代散文這種低氣壓下，也幸有幾位先知先覺，在創作上企圖作某種突破與超越。有些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像張愛玲。張愛玲的「流言」，她的文體不止如唐文標說的「文字俏皮，思想駭俗」（註三），而且她的「簡潔的文字、適當的意象、和極其豐富的內涵，足供我們沉思、反省，供我們在深長的回味中發現某些自我。」「張愛玲的散文頗與胡蘭成筆下的她的性格與人相似：精細、機智、有點玩世不恭，且略帶諷世的味道；但即使在玩世、諷世中，仍然給人一種親切感」（註四），她的散文風格，流韻所及，便出現了邁克（新加坡作者）以及其他仿邁克的那類型散文，有一點機智，有一點諷世，比張愛玲更玩世不恭，不單是在人生態度上的玩世不恭，甚至是在文句章法上的要弄花巧，不負責任。這種文體偶有佳作，但都是即興式的抒情，意象迸發時，我們找不到艾略特說的「中心的靈氣」，更匱乏顏元叔力主的「定向疊景」。

另一位散文家是葉珊，他對散文是有些「不經意的」，因為他說「我十六歲開始我就已經決定，我表現本質的路是詩。」「一個寫詩的人不甘「單純」，又提筆寫散文，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註五）而他坦率地承認「事實上散文只是我兩片瓊瓦中比較次要的一片。」（註六）我想他也意料不到他的散文在海外所造成的影响，亦步亦趨步武葉珊的是思采，他自稱是「小葉珊」（註七），在另一篇散文他勸另一位散文作者賴敬文不要學他，擔心他會成了「小小葉珊」（註八），關於葉珊如何影响了思采，思采本身的散文價值，我已在「葉珊與思采」一文中概略地討論過了。也許在此需要附言的是，葉珊那種融魏晉駢體的文采與異國情調及故實的文體（他的文體會被稱為「學院派」散文），不是張三李四可以比附摸擬的，別人擷取其皮毛，喜歡他的抒情，因此極易流于感傷、濫情，一時「寂寞」「失落」「茫然」「迷惘」充塞於星馬現代散文作品中，他們只學到了葉珊「有時候臨風而立，我就覺得落拓了。」（「葉珊散文集」，頁七），他們學不到「生命不是憂慮，生命是讓我們在笑容和淚水裏體認的。」（頁三十七），也感觸不到「宋朝的美，古典的驚悸」（頁五十九）

，更不用說去領悟「智慧的美妙就因為它生動而不斷地要求復活，轉變。」（頁一三八）

而第三位散文家，是余光中，我把他放在最後並不是由於他的成就坐第三把交椅，而是我預備用較長的篇幅去寫他，他的散文，他的散文理論。在三位中國現代散文家中，他是唯一能以創作，能用理論來肯定、印證現代散文的可能性與延伸性的人。他在「逍遙遊」一書的後記中說：『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裏，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的作品裏，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推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响樂的指揮杖。』他直率地指出：『只要看看，像林語堂和其他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單調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淒涼的八佾舞，中國的現代散文家，就應猛悟散文早該革命了。』（頁二〇八）。在「論題目的現代化」一文中，他更道出了散文界的「保守」作風：『任意翻開目前的中文刊物，我們立刻看見那些沒有個性，陳腐不堪的題目。那些帽子，千篇一律，張冠李戴，實在沒有什麼分別。大多數的作家，都安於揀現成的帽子戴，很少獨出心裁，為自己訂做一頂新帽。』失去的童年」、「未完成的戀曲」、「生命的燈」、「牧歌小唱」、「褪色的夢」、「石榴開的時候」、「恨難忘」、「意綿綿」等等題目，都是老祖母時代流行的帽子了，還戴在頭上做什麼！』（頁四十四）他在文中舉出許多例子，如朱西寧的「鐵漿」，司馬中原的「加拉猛之墓」的毫無脂粉氣，水晶的「沒有臉的人」、聶華苓的「月光、枯井、三腳貓」的富於個性，他也不避嫌地告訴讀者他的第二本散文集「掌上雨」，題目是摘自崔顥的詩句「仙人掌上雨初晴」，而他的「逍遙遊」更融了疊韻和雙聲的音樂性。余先生的散文創作，則是他的理論底試驗與實踐，調配句法，扣緊節奏，以名詞作動詞來揮舞，以動詞形容詞來描繪；有時是把長句分拆，有時是把短句聯串成一氣呵成的長句，具體地傳達了文中的激情奔放底情緒，我不預備在此引用他的散文句子為例，因為大凡讀散文，寫散文的海內外人士，鮮有不欽服，或震駭於余光中的大膽試驗的。（我這篇自序不是寫給只讀過朱自清和冰心的讀者讀的，我是寫給與現代散文至少有些接觸、有些認識之士讀的）。欽佩者了解余光中是在革新了現代散文，把散文提昇至一個新境界，開闢了更多的可能，更闊的疆域。震駭

者是鄉愿式地把三十年代的散文作家的成就當作是散文的「巔峯」，巔峯者至高無上者也，現在目睹時人居然超越前賢，覺得違反自然、不够平實，太過「高攀」。這種心理牢結（complexity）謂之厚古薄今，是多數近視者的毛病。不過，無論正反雙方，都無法否定余光中在現代散文的地位，都無法不佩服於他文字底繁富性，他於文字運用的敏感與機智。他的「伐桂的前夕」，又似散文，抑且類乎小說，余光中的試驗不單侵入繆司的天地，有時也「侵入」小說的門禁，這一下「反傳統」，頗為人詬病，但余先生設喻解釋他的那篇作品：「其實，不交配種的水菓，未見得就不可口吧。只要可口，管它是芒菓還是香蕉？任何文體，皆因新作品的不斷出現和新手法的不斷試驗，而不斷修正其定義，初無一成不變的條文可循。」他對他自己的創新，執着地說：「對於做一個 *enfant terrible*，我是很有興趣的。」（註九）

余光中在散文範疇的影響，直接的，間接的，他的文風文體所造成的撞擊、刺激，在目前似乎很難估定。就我的觀察，自覺與不自覺中模仿了余光中體的散文作品，港台星馬，俯拾即是，最 *ironical* 的是，有些作者模用了余氏的技巧，卻又不自知，反而大言不慚地說他在散文方面是「反余派」的，這些事例，舖陳縷析起來，可以寫一部不少過兩百頁的「現代散文革新史」，也許更貼切的書名是：「現代散文鄉愿主義的考察」。夏志清先生曾對余光中的散文作過下列評語：「就文體而言，三人雖各有獨特的風格，張愛玲、余光中都比海明威強（余光中是當代最有獨創性，最多采多姿的散文家，將來再撰文論之），不像海明威那樣的一清如水，多讀了沒有餘味。」（註十）夏先生是一位中西文學涉獵甚廣且對文學理論修養有素的學者，我希望他早日把他的論見公諸於世，讓贊同者明白其所以然，不致盲目的崇拜，或人云已云的鼓掌；也讓貶抑者了解他的蔽聰塞明之癥結所在，他的短視程度。讓識者雀躍於一己的洞察，不識者瞞蘇於一己的無知。

四、鼎是三分以外的張曉風

在張愛玲、葉珊、余光中，這三個巨大的身影下，現代的散文作者處境頗為困窘，缺乏自知自省的，以楷模為能事，也以楷模得神似而自喜，楷模變成了他們的鵠的，而不是自鑄之前的過渡。對自己的散文發展稍具自知之明的，又為了迴避張葉余三家的影子，左衝右突

，仍未能殺出一條自己的路來。張愛玲、葉珊、余光中各自開拓出他們廣闊的疆域。張愛玲那種意象的濃烈，描寫之「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註十一）；葉珊的浪漫氣質融和了他對生命、時間、生活的敏感體認，他的愛心與關懷是一種「對於整個世界，整個大自然、整個人類的感情。這種感情是寬宏的」（註十二），也因此他的散文特別顯得婉約與沉鬱；余光中於語言節奏之控馭，遣詞用句的熟練俐落，已毋庸贅述，他的另一個特色是在描繪外物界時，能够充分把感情移入（無論較早期收入「望鄉的牧神」中的「嘆呵西部」，還是近期出版的「聽聽那冷雨」中的「山盟」都可見出他這方面技巧的圓熟），他的筆鋒至陽至剛，有時甚至近乎獵厲，溫瑞安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余光中的散文是屬於剛性的美的」（註十三），他引Burke 的見解指出余氏的雄偉含有可恐怖的elements。張、葉、余三人已佔據的，並且還在弘闊中的疆域，往往令散文作者自卑於功力不如人，無本事一爭雌雄，而趨超不前，不敢放馬過去，與三大高手角逐中原，闖出第四個局面。七十年代鼎足三分之勢，一直到八十年代的上半期仍然大致無異，雖然另一位散文家張曉風先以「地毯那一端」投石問路，再誠摯地自承：「我的淚來自我的愛，我的憂傷來自我的剛強，我的嘆息來自我的熱切。」（註十四），而她的技巧是「試圖向兩端伸延，一端想去觸及古典，一端想去控制現代。」（註十五），曉風的崛起，多少促使現代散文在上演三國演義之餘，還有另一部意圖融古典與現代於一爐的腳本，為現代散文增添了一些不同的情趣。雖然曉風在「臺詞」中說：「燈光猝然亮起的時候，我發現站在臺上的不是別人，竟是自己。驚惶是沒有用的了，別人說：『你表演呀，發什麼楞。』」（「愁鄉石」頁一五三），顯示她對她自己的位置的稍稍吃驚（她的位置，是她在現代散文史的位置），她也自謙的說：「是的，我的戲僅止於此，如果我的表現太平凡，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原來就是這樣的角色。」（頁一五七）

五、溫任平的嘗試

而溫任平在張愛玲、葉珊、余光中，以及繼起的卓越不凡的張曉風的「環伺」下仍斗胆敢動筆寫他自己的散文，他應該如何應付呢？他應該如何自處呢？我感覺到他們欲籠我罩我的影子，但我的信念來自：後有追兵，前有去路。在文學史上，屈原的偉大，並沒有淹沒了

後來李白的偉大；李白的偉大，並沒有遮蔽了同代杜甫的光輝，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一套功夫，這套功夫可以從修持、培養、訓練而獲得。也許我應該謝謝我對理論的涉獵，使我能夠量免於因襲別人，使我能進行自我批判。寫作散文的時候，我的感性流動、激盪，但我具備知性的工具，大刀闊斧地刪正修飾自己的既成品。感情的宣洩流露是一種愉快，知性的評正是一種嚴肅的工作。這兩方面的責任，我自信能勝任愉快。

而我的法門，或者說我的秘竅只有一個，是剛才就提過了的：寫我自己的散文，「我自己的」這幾個字眼很重要。如果幾個相知硬是要追問我除了這一套板斧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內功」？我想我會在考慮過好一陣之後，這樣告訴他們的：「不滿足於一種表現形式，或執著於一種技巧，要多方試驗，要旁敲側擊，才可以敲擊出熠亮的星花。」

其實上面所說的，也不是什麼駭人之語，任何對現代文學有些認識之士大概都會了瞭我這番話的意思。現代文學之所以「現代」，現代散文之所以「現代」，因為「現代」是一種精神：現代精神，而現代精神是富於自覺的，敢於試驗的，勇於兼容並蓄的，總的來說，現代精神是要求進步的，改良的，他的目標是「止於至善」。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與文學表面上是扯不上什麼關係，但夢的分析，卻啟發了「意識流」小說，其實佛洛依德的學說，又何嘗囿於對現代文學的影響？他的影響簡直是遍及現代藝術的各門各戶！這股現代精神正是現代藝術、現代文學、現代散文頭上的一匝靈光，就是這一匝靈光，服膺某種政策，並劃定文學為宣傳政治教條的文壇群魔，才不致染污了整個文學氣氛，吞噬了所有的創作良知。

我的創作表現，實在比我自己對自己預期的差。但這是我所表現的，已表現的，收入在這部集子裏的是我自七〇年到七五年這五年期間的一點收穫。我希望八十年代的後半葉，我絕不是現在的自己，不是七〇到七五年這個階段的自己。我會與自己格鬥的，「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梁任公的話一直是我的座右銘。這是我作為一個寫作人的責任，我借用這句話用來說明我的創作態度，並無自我宣傳之意。我願意看到文學界儕輩，海內外朋友與讀者的批評，我非常希望別人指出我自己看不見或疏忽了的弊端與疵誤。我想他們的批評一定是在讀了我的文章之後才做的事，最普通的邏輯，不，常識，告訴我們，文學批評是在文

學閱讀之後才能進行的。不要因聽到那是溫任平的散文集，而鄙夷它的存在，那是老吏斷獄；更不必因那是溫任平的散文集，而先爲看好，那是未卜先知，兩者對作者都不公平。「不以人廢言，不以言舉人。」在這兒是有它的至理的。

我的散文是一匹黑馬，文學界的朋友們，我要縱轡啦！

(一九七五、九、廿八)

附：

註一：見葉珊著「葉珊散文集」（台北大林文庫，一九六九年）的「後記」，我引的只是葉珊的半句話，整句話是：『我相信散文是一種非常可以鍛鍊的文學「瓊瓦」，中國文字的優秀性格我先已經在詩裏體會到，這一兩年更在散文的寫作裏得到證明。』頁二〇四。

註二：梁實秋先生的「秋室雜文」，黃潤岳先生的「閒情瑣記」，都是不弱的小品文，在此借引，並無對上述二人存輕蔑之意。

註三：見「中外文學」第二卷第十二期七四年五月號，唐文標著『又熱又熱又清又濕——張愛玲的長篇「連環套」』，頁廿一——廿二。

註四：有關張愛玲的散文，王拓的『介紹一本散文：「流言」』，是值得讀者們參閱的，見「幼獅文藝」二五四期，七五年二月號，頁一二〇——一三三。

註五：參閱「葉珊散文集」中的「兩片瓊瓦」一文，頁二〇〇。

註六：同前，頁二〇五。

註七：見思采著「風向」（板城犀牛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中的「高山流水」一文，頁三十七。

註八：同前。

註九：見余光中著「焚鶴人」（台北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的「後記」，頁二一二。

註十：參閱「中外文學」第二卷第一期，夏志清著「文學雜談」，頁五十一——五十二。

註十一：引自水晶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台北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一書中夏志清的序文。頁八。

註十二：參見陳芳明著「鏡子和影子」（台北志文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的「真和美的情詩」一文，頁一一五。

註十三：見蕉風月刊二四六期（一九七三年八月號）「散文專號」，溫瑞安著「散文的意象：雄偉與秀美——略論余光中、葉珊的散文風格」一文，頁二十八。

註十四：引自曉風著「愁鄉石」（台北晨鐘出版社）的序文，頁二。

註十五：同前

張瑞星

航程的回顧

據說，馬華現代詩的鏗鏘然第一聲是白痺先生的「蘆河靜立」，那麼，從哇哇然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五年，這個牙牙學語的娃娃已長成二八年華了。二八年華，在人生中，是一個歷程的結束與開始；而就詩的發展來說，在這震懾年代，十五年形成一學期已盈足有餘。因此，在這時候作個回顧應是有意義的。

馬華現代詩由播種至萌芽，由萌芽至成長，其歷程不算複雜，至少，主義類型不像台灣現代詩那麼多。或許我們可以將這航程分為下列三個時期：

(一)「啓蒙時期」：這時期的馬華現代詩，基本上仍與五四派新詩相差無幾。如果說，胡適之先生那類的新詩是「小腳放大」，那麼，馬華啓蒙時期的現代詩則是為這雙在這熱帶呼吸陽光與雨水的腳造一雙花鞋，戴上現代節奏與結構，也因此被戴上「歪」與「毒」的鳳帽與草帽。

馬華現代詩深受台灣現代詩風的影響，也深受台灣現代詩人與主義的影響，因此啓蒙時期的馬華現代詩只是一株吸收他樹營養的幼苗，是否能茁壯而不夭折，尙未可知。這要看先驅的努力與奮鬥，也要看「保衛傳統」的守將功力如何。這裡的傳統並非指搖擺吟詠平平

仄仄平的那一輩，而是胡適之先生徐志摩先生的孝子與寡婦，他們眼中的現代詩人，是浪子，是披頭的一代，正如當年吟古典詩詞的那一代對他們的看法。

啓蒙時期的馬華現代詩的步伐是緩慢的，現代詩的麻痺到六十年代中期才逐漸發完。至於留下多少篇擲地有聲的典型作品，則要史評家去論定了。

(二)「成長時期」：在寂寥的馬華文壇，「保衛傳統」的彈雨槍林也少得可憐，且火力不足。馬華現代詩的幼苗便這樣成長起來，現代詩人紛紛湧現，作品也現代化得似模似樣。但是，在某些愛趕時髦的人眼中，現代詩只是一種流行的時潮，於是他們也寫起現代詩來。

六十年代後期與七十年代初期，大馬詩壇吹的是兩股詩風——(一)：現代詩。(二)：「現實主義」詩。五四派的新詩依然出現，却已無法動搖現代詩的地位了。「現實主義新詩」的那些「主義者們」高舉的是「反映現實深入社會」的大纛，倒也吸引了一些熱情的青年，他們對「現實主義」的認識，只是一些教條八股，沒落也就無可避免了。現代詩人則走入內心，發掘自我，結果，禪、純粹經驗、超現實主義這些台灣詩人的牙慧，漸成了現代詩的標誌。究其實，發掘自我，純粹經驗只是詩人個人的傷感自悲，沉浸在自傲與自然中耳！超現實主義只是一些詩人自己可瞭然的意象與凌亂的秩序；禪呢？現代詩人在這農業與工業的機械聲中的多情吧了。總之，這個時期的馬華現代詩已開始晦澀與現代化起來了。

成長時期的馬華現代詩壇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名字，如艾文、梅淑貞、溫任平、周煥、王潤華、黃遠雄、陳慧樺、林綠、淡瑩、李有成、賴敬文等，此外還有東馬的現代詩人也加入耕耘，如李木香、謝永就、謝聖潔等。

這個時期的現代詩雖然有一些是閉門造車中幻想出來的文字遊戲，但是馬華現代詩總算已定位定形了，甚至成爲馬華文藝現代化中最有收穫的一環。

(三)「新現代詩時期」：馬華現代詩一路來一直承受台灣詩壇的影響，因此當七十年代台灣詩壇新生代詩人舉起反晦澀的大旗時，現代詩的明朗淡風也吹到馬華詩壇來。馬華詩人雖還沒有正式走向人群社會，但在語言方面已不再那麼繁富豔麗了，節奏也不再是緊速如火箭；他們轉而尋求質樸的詩言自然的節奏。另一方面，「成長時期」的現代詩人已經不少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減少甚至停止創作了，如周喚、冷燕秋、楊際光等，溫任平、梅淑貞等創作數量也不多了，還有一些去國的，或許他們還在創作，我們這兒的讀者却看不到。只有艾文等還不斷發表作品。

在「成長時期」與「新現代詩時期」之間的過渡時期，在「成長時期」以新秀姿態出現的詩人如溫瑞安、黃昏星、周清嘯等紛紛改變詩風，由晦澀轉向明朗，成為「新現代詩時期」的先驅。這不僅是技巧上的，同時也是認識上的，他們不再以為詩是屬於貴族，而是可以「大眾化」的。在他們的培養與啟發下，馬華詩壇出現了一些新聲音如方娥真、啓乘風、林秋月、沈穿心、張筆傲等。至於「成長時期」的詩人改變詩風的一個顯明的例子是子凡，他的詩集「鞋子」中的近作，比他舊日的作品，明朗淡樸得較上述詩人尤甚。

關於現代詩的明朗質樸，詩人余光中說得好：「如果說，晦澀而耐人尋味的詩難寫，則淡而有味的詩更難成功。晦澀中見深奧，固然是一種冒險的藝術；但是清淡中見雋永，更是藝術中的藝術。……」（散文集「聽聽那冷雨」：「後浪來了」）希望新現代詩人記取此言，莫使現代詩成為淺薄無味的「新詩」。

「報紙副刊的那些新詩，一讀就知道它們差勁，但是現代詩又無法讀懂。」這是筆者一位友人的话。它說明了，（一）：我們新一代的讀者已提高了他們的詩閱讀能力，這是一個好現象。（二）：晦澀的作品是很難與讀者溝通的。這當然不是好現象。詩反映詩人的心智，而詩人的心智與社會環境是息息相關的。因此不管是抒發個人情懷，或反映社會現象，都該自然流露，而非強說愁強孤絕強說教強現實。詩的貴族觀念，自我主義的時代已過去。詩是藝術，而非表現個人不食人間煙火的玩物，詩人要對他的作品負責，也要對他的讀者（包括聽衆）負責。因此詩人不該漫不經心寫毫無誠意的詩作。一旦詩人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縮短，讀者便不會因趕時髦而去讀詩或聞詩而皺眉了，那時，「大眾化」才行得通。

自古進步與批判是息息相關的，台灣的現代詩壇因被批評而整風，整掉了寫文字遊戲詩的惡魔派詩人，也因批判晦澀詩風而產生了新現代詩的質樸自然詩風。馬華文壇一直缺乏嚴正的評論，更缺乏詩評論。在沒有鏡子照映出自己的真像，只知顧影自吟的情況下，談進步

是淺薄可笑的。活在別人的影子中固然可悲，活在自己昨日的影子中又何嘗不可哀？希望馬華詩壇能產生幾位嚴直的評論家，也希望詩人別只願聽捧場的廣告語，開批判而冒三丈火燄。馬華文壇缺乏史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一個有興趣知道詩壇史料的讀者，却無法得到滿意而客觀的答案。比如，馬華現代詩啓蒙時期的健將是那幾位？他們是如何受影響而在馬華詩壇傳經的？十五年來馬華詩壇一共產生了多少位詩人，多少篇作品？發生了多少回論戰？等等。缺乏史料，要對馬華現代詩的航程做全面而充實的回顧是不可能的。這篇拙作只能算是雜感文章。筆者期望，同時也相信，溫任平先生在編輯「馬華現代文學選」時不會忽略了「史料」這重要的一門。

回顧昔日的航程，回數昨日的足印，昨日的路途原非平坦，馬華現代詩的先驅為我們劈開的，是一道斧痕斑斑的血路，後來的詩的朝聖者，從那深切的鑿痕中得到啓示。希望我們的詩人在過度的個人哀傷中滲入知性，化費解與晦澀為明朗淡樸，為新現代詩時期留下不是白卷（不敢奢望輝煌）的一頁。

●七五年十一月廿二日於關丹

蛋香和奶香

只要一想起，我就猛猛呼吸，就會有一層蛋香和奶香，在我的嗅覺裏凝聚；越聚越濃，每一回都把我薰得微醉。

關於蛋香和奶香，我好像沒有告訴你，但又記得有和你提過。是很遙遠了，但它永遠和我的呼吸一起存在。我只要深深吸一口氣，就可以重新回到故事裡。

唸書院的那年，每次注視你，總覺得你身上，有一層很奇特的氣質在流動。直到有一天，和你肩碰肩坐在一輛巴士車上，隱隱約約的在你頸項間，嗅到一種蛋香。在坐樹蔭的日子，禁不住吻你。吃了一驚！除了蛋香以外，還有奶香，從你的脣很溫柔的傳染……。

自此以後，我的鼻子開始害起敏感症來，每次上茶座，定要一杯熱牛奶。端上來的時候，香香的冒着氣，彷彿又回到坐在樹蔭下的那天那段美麗的日子。我每天都要喝，變成了一種習慣，且上了癮。

和你母親閒談，才知道你唸了小學，還猛追着母親要吃奶的故事。不給你就死纏爛打，最後只得拚命塗上風油來嚇退你。怪不得有時候靜靜的在一旁凝視你，竟發覺你的嘴唇有一

抹淡淡的啜吸母奶的影子，無意中想起，忍不住要笑，也禁不住猛猛呼吸，奶香都還在空氣裡呵。

你母親說懷你時，她每天都猛猛的吃蛋從不間斷，一直到你誕生。十八年後，你身上的蛋香仍未退盡。你母親笑說你是蛋做的。我在發現你有蛋香和奶香以後，才聽你母親談起你小時的故事，並沒有受故事影響和左右。有時想想，實在有點驚訝，一切好像都在故事裏。

這麼多年來，我對蛋香和奶香，無論是讀和寫，都心領神會，心神合一了。在記憶裡蛋香和奶香，更成了一本珍藏的好書。每天翻閱時，蛋香仍在，奶香不散。每讀一回，喜愛添一分，擁有感更加深顏色，實在愛不釋手。

此生，容顏會老去，蛋香和奶香卻永遠年輕如昔。每回想你念你，我就猛猛呼吸……
驀然回首，蛋香和奶香仍然十八歲。

七六年三月

方娥真絕句

早晨大家在離情中悉亂的收拾行李時，想起適才唱歌唱濕了眼睛的不捨。我忙着傷感。

但你呢，你一副來不及傷感的匆忙，急急來叩我的門，眼神深深的，像海一般激越，一面拂了拂我鬢邊的髮說：「昨天我答應要替妳拍那張坐在橋上風吹白衣背景是海的照片，現在來不及了，想不到今早提前走。以後我帶妳一個人一起再來這兒，那時我一定替妳拍，好不好？」

我眼中的淚仍未乾。但心中惦念不忘的那幅照片已經掛在未來的憧憬中。我開懷的笑了起來，一面滿足的向你點頭，又有許多話要和你說起。但還是要回到隔壁的房裏去。她們都在等着我呢。你的行李還未收拾啊。我們的散步和黃昏景又落了空的過去了。

每次握筆，你仍是我最愛處的靈犀，你仍是我每個最初想起。但我真想離開你啊，在每刻情最濃的時候離開你而去。離開你，離你在人群中惦我時的專注。離開你，讓我回到那片沒有人的風景中，永遠是你和我共行的背影。讓我一個人到大自然中去尋找嫩綠，一邊等待你不在身邊時的愛戀。

離開你，我還不知道要到那里去呢。但繁華的人海中，總是有一朵浪花願意把我渡向茫茫的吧。我不必要你在熱鬧的聚會中分出一片小天地來和我相對和言歡。讓我靜靜的想那些你所欣賞的人和物，想那片沙灘和海。想那週圍的笑聲，每隻眼睛專心的望你，「大哥，大哥」的喚你時的神情。你大笑得那麼盡情，一定又感到自己立在王朝的輝煌裏。傲嘯和珍惜。

。你偶爾沉吟，偶爾抬眼，溫情的穿越每個視線的擋住，目光定定的在我臉上深深凝注。它心跳在我胸懷中，教我滿心的溫柔又飛揚了。我本來還是和你們一大班人在一起談一起笑的，但我又忽然忘記這回事，心裏一激盪便指着天邊，那飛鳥一群群逸向國畫中的雲。我滿懷興緻一心一意的告訴你美媛筆下的國畫是如何完成的。「如果你先死，你帶我去那麼美的地方。如果我先死，我化魂回來找你去。」我討好的對你說着。然後我發覺，適才的笑聲中斷了，許多好意的眼光轉移到我身上。我才驚覺自己原來又溜出了衆人的談話，流連到你我那片小天地裏。然後突兀的闖入你們的秩序中破壞一番，再安安然的走出來。留下沒有後果的後果，沒有表情的表情。等我和大家互望時，已是另一番情景了。

就是這樣不知道的啊，我控制不了自己，也根本不曉得甚麼時候會發生這種事情。每次等發生後我才曉得，有時根本完全不曉得有這回事。有時等我興緻盈然的說完後，再望着你時，你半打趣半笑住又認真的看着我說：「嗨，夢夢，好好。」有時我發覺你有點無奈的說：「好好，好的，以後帶你去，你說得對，完全對，我也和你一樣想，乖！」如果我發覺你的笑無奈的話，我反而不好意思的否認自己說的話了。

給我一幅畫，永遠是你和我共行的風景。我有許多幻想和死亡，但願在每一刻的經歷後，小小的告訴你。但我要不要離開你呢，離開你，我一個人怎樣獨立？我仍有滿心的好奇，探望每個未知的日子。每個未知都是一首又一首風格不同的詩，等着你來為我完成。我仍會在你最注重的燈下，穿上你深愛的白衣。但為甚麼忽然之間，我感到我不該再响往這些呢。你說輝煌的時候你一定想和我一起，但我要不要去呢。我幻想每一幅離開你後的景象，桌上的檯燈照亮甚麼樣的書房。每次都不會有開朗的笑聲，但每一刻都是絕望充滿等待的驚喜。每個日子都可能是重逢，偶然的驚見。如果在校園中，在匆匆上課的步伐聲裏，你和我是人群中最多情的震住。是流動的脚步聲中最不捨的依偎。你一定會在發現我的那一刻裏怔住的飛奔來，來到我整個宇宙的眼中。

為甚麼要想盡辦法去寫那些蒼涼的人呢。想盡辦法去感受冰天雪地的冷呢。我已經先把世界的下半生寫下了。我不會活到那個時候再寫，因為你已不在了。我當然要去以後的日子中找你。

海涼中葉

我最怕有人把工作責任放在你已够重的身上，命令你無論如何要辦妥，而這工作却又是你最不願意去嘗試的。這是一種有形的重擔，無時無刻都在壓着你，使你覺得舒一口較自在的空氣也不能，還有什麼比幹自己最厭惡的事更為痛苦的呢？當然，如果去做一件自己不管多麼辛苦都樂意辦好的事，那麼當工作完畢後的喜悅才是真正世間上難得的東西。因此，我就想，假如追求自由與快樂是生活的目的，那麼，兩者皆一樣難得。

你要求自由，是因為它給你快樂，當你不快樂時，也可能是你失去自由的時候。生活就是這麼矛盾，也這麼地欠理想。我們每天都要日復日地生活，為了要生存，有時不是因為要生存，而是不得已要生存。厭世嗎？這是相當可悲的，可不是嗎，既然有這樣不快人心的人與事迫你覺得難耐，為何要強迫自己，為了一個未知的將來而活在現在的種種不滿中？唉，人有時什麼都能控制，却不能自主——如果有命運，就得聽由命運擺佈，企圖超越它嗎，除了有超凡的能力，否則最終將更惆悵。可是，對那些敢與逆運相抗衡的人，雖歷盡滄桑，到後來自己還是自身的主人，這種人最可敬。

不管困難多麼多，處境多麼壞，自由與快樂還是要爭取，它是你生活不順意時的最終防

綫，失去它，我就不知道人會怎樣安心地爲今日明日而活，更甭提如何使日子顯得更有意義。

可是，想想我們周圍的人群，到底有多少人會想及生活意義及目的而捫心自問，還不是庸庸碌碌過日子。能够庸庸碌碌過一生還好，不想這樣浪費生命而又自嘆逆運就可憐了，因爲要表現，要留點遺跡，不是每人都能稱心做到，別忘了圍繞我們四周還有數不盡的鐵鎖，有形無形，都會把你的熱誠與抱負全給鎖死心思內。

活在今日繁什缺乏真正關懷的人間，能曉得如何遺忘的人是幸福的。快樂的事當然難忘，但不幸的事却又往往最難遺忘。懂得怎樣遺忘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知道如何生活，我是說如何快樂地生活，而追求快樂，更是一種人人欲達到的境地，要不然你會覺得活着是很不耐煩的事。

全然的遺忘，就使我聯想到參禪入定求解脫，可是要在現代的社會參禪，和找個够格的禪師開導開導，就好像要在古代找個電腦專家，可遇不可強求。結果有人要暫時逃避，可恨又無門，要求解脫嗎，得來者又那麼短暫，你說，今天精神病人特別多，又是什麼個原因呢？

要說自由，其實鳥類比人類更自由；一隻鳥要飛到那就那里，完全沒有這樣麻煩的人爲限制與考慮，更不必攜帶護照打預防針。講自由吧，像鳥才算真正自由。

人要獲得自由是多少要付出代價的，而絕對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上絕對找不到。最近我就有要展羽欲飛的衝動，像那在高空上飛翔的鳥兒，飛得高，飛得遠，爲了還沒完全死去的理想，爲了自己想追求的東西，不捨惜時光兼精神的消耗，能最終償願也是一種無上快慰。但是順意的事，本就不多，能實現者更不易。對我而言，家鎖和金錢常常是項難解的死結，它綁死了多少年輕人遠眺的遠程，也綁住了欲高飛，看看更廣大世界的鳥兒的羽翅。沒有錢活不了是事實，但我沒想到它的主宰力量如此重要，怪不得追求金錢遂成爲大部份淺薄者的人生目標。

說到錢，使我醒悟原來自己是活在一個太少文化的都會，舉目所見所聞所染，不是淨化兼提高心靈心智的活動，而是用錢來衡量一切價值的節目。想像中美麗的維也納，威尼斯，

羅馬，巴黎，紐約……是什麼個樣子呢？還有那中古時的漢朝和盛唐，這些地方會不會是文化人追尋的樂土呢？罷罷，欲思古之幽情以重溫，挽不回光輝一度的過去，在幻想中去發現罷，把握現代（活生生的現代）！抓緊現代應是你的切實願望，而巴黎也好，維也納也好，能終余一生前一遊也是自由與快樂的選擇。

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是自由，也是快樂。幫助比自己不幸的人是快樂，也是自由。一個只在人間短暫飄過的過客，他的行跡有時真像一塊在飄過的落葉，去向還得靠靠風向，不是自由。有些人活了一輩子，始終不知自己的風向是什麼，也有些人看清了去向後便告迷死途中，兩者都一樣可悲的。

當我想到天天機械化地活着，沒有點兒挑戰性，到底是要獲得什麼或失去些什麼時，我就想起湖中不能自主的落葉，我就問：我的方向呢？

我的方向呢？也許有一天我會達到我期望完美可愛的地方，那時，如果野心已死，感覺上就該認為什麼都應滿足了。

廖雁平

稻田話語

台北市舟山路風景很好，尤其是黃昏的時候；吃過晚飯到那邊去散步，瀏覽着兩旁青黃交接將快要成熟的稻穗，心裡油然期望好運來臨的感覺。晚風迎面吹來，絲絲聲如私語，在交談彼此的心事。

路旁的燈光已亮起，亮得很不愉快。你和自己的影子在走着。影子有時走在前頭，有時又落在後頭；瞬間於右邊剎那於左邊，偶爾又出現三個分歧的影子，宛若在衝突爭吵着。

清風吹帶着稻穗香氣，你望着一片稻田。田野千千萬萬隻綠手高舉着一串串天工雕琢的金穗，似興高采烈地歡歌，歌頌經歷無數滄桑總算有了成果。清風不時地吹着，無數的綠手執着自己黃金時代的金穗在空中得意招搖。

「無——謂——無——謂——」悠長且帶着仇敵的喊聲，你會一度對着稻禾，向着飛躍而起的麻雀吶叫着。白天喊着，夜晚夢着，自己化成一隻蒼鷺，在空中盤旋守着每一寸的綠田，瞰視那隻敢冒死前來啄食稻穗的鳥兒。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現在眼前的是平坦一片的水稻。瀝青路上不時有車輛馳過，周圍一眼看去都是屋宇林立，還有電線上排成像軍隊的麻雀。稻田中有一位稻草人在守崗，斷了兩隻手臂衣袖在搖擺着，如一個飽受辛酸忠實的啞僕，日日夜夜守望着。你也會像他那般守望着稻田，所不同的是

你站立的是山巒而不是平地，種植的不是水稻而是旱稻。仍很清晰記得，你會與兩個親弟弟在一座山上；彼山是叔叔的三個兒子守望。人數多了就生出遊戲，堂弟他們那山號稱是「臥龍山莊」，我們以「黑龍山寨」旗幟飄揚。每天輪流更換一人屹立於山頭呼喊，兩個人四處搜索；一旦有飛鳥從稻禾裡竄起，便重打鐵罐大喊：「無——謂——無——謂——」，驅鳥聲響溢環山。小鳥很精明，飛不多遠牠們又落回稻田裡，如果仍落在我們的範圍，又要勞動兩位高手，施展輕功，疾馳過去驅逐。萬一鳥兒落入「臥龍山莊」，可就要勞駕他們的劍俠，揮動手中的木劍飛馳追殺。

夜晚的時候，我們都共睡在離稻田處不遠的一間茅屋裡，每晚經常都會聽到喊「無謂」的叫聲。

清晨起來，父親和叔叔就會在早餐上談笑：「這班傻仔啦！昨晚發夢囁講個不完；近日來天氣炎熱，大概心肝燥熱，要飲涼茶了。」我們追問誰發夢囁。「每個都有，不用爭。」父親接着又說：「不曉得你們其中那一個，喊下——什麼的模糊不清。」我們大家不約而同指着堂弟雲清大笑起來：「一定是他。」六弟志光說：「昨天雲清說他學藝已三年，可以下山闖蕩江湖，還說此次下山非玩個痛快不依。」

叔叔道：「呵，想要回家，連發夢囁也洩露出來，好吧！明天星期六，讓你們歸家。」語畢，只聽到歡叫聲繁耳。「我可以去看電影了。」堂弟雲和道。

此時，七弟錫光拉着父親的手說：「爸爸，我們呢？」「當然你也一起回去。」甫畢，大家歡悅的雀起。那些事你還記得不記得，你問自己。

驀地，有一隻狡黠的麻雀落在稻草人的頭頂，在那裡得意神氣着，嘴裡不斷地吱吱挑撥着稻草人，稻草人似在強忍着憤怒，抱恨自己爲何沒有生命；有生命多好，若給我生命，我將好好珍惜生命。你看得仔細得入神想：虛偽的東西總是不能隱藏多久，一旦揭穿，帶來的是一雙雙蔑視的眼光。

每次你從鳥店經過，看見各種各色的鳥類，在籠裡飛撲着竹籠，似怨恨自己的那張嘴爲何不是一把鋸子呢？是鋸子多好，晚上趁烏主人大睡熟了，然後就可以鋸斷竹籠，解放同類，然後再團結起來就可撲殺鳥主人了。想：牠們那一天才從籠裡飛出來，得到自由之身。籠裡

有得吃，不必勞碌奔波四處覓食，住久了牠們會否仍捨得出來？若能出來，當年的雄風幹勁依然存在否？你茫然。

「無——謂——無——謂——」六弟在山崗喊着，你躺於自搭傾斜不穩的小寮子裡，看着書。天氣很悶熱，看不入神，隨即蓋上書合攏着眼，方欲入睡時，蒼蠅嗡嗡舐粘着臉龐好難受又醒過來。好熱，怎麼會這樣熱呢？熱得使人吃不消。你自言自語。

志光從山上走過來，提起水壺就往嘴裡猛飲，飲了數大口才放下水壺道：「哥哥，該輪到你了，讓我來納涼舒服一下。」你緩緩舒伸懶腰，躡上布鞋，又喊着同樣的老調「無——謂——」上山去了。

你站在山崗喊沒幾下，口便乾渴起來了，因為懶得下去飲水，就索性不喊蹲坐在倒下的樹幹上，哼着唯有自己才聽得懂的歌，無憂無慮。「哎唷！」你突然呼痛，右手伸到腳踵捏死一隻螞蟻，把牠揉團肉醬，定眼往樹幹環顧，「哇！」不得了，都是紅螞蟻，連忙躍開，接着趨前去觀看，看牠們做什麼，原來有隻黑螞蟻跟一隻紅螞蟻搏殺起來，其他的紅螞蟻不約而同參戰圍攻。不一會，黑螞蟻的六肢全部被六隻兇猛的紅螞蟻咬住，腹部也被另一隻紅螞蟻咬住，很快地頭部離體而出。黑螞蟻的嘴仍緊緊地鉗住紅螞蟻的頸項不放，最後那隻紅螞蟻也瀕瀕待死。當時你看在眼裡很生氣，尋找一根樹枝，往紅螞蟻處亂打，打得牠們慄惶四竄；不一會，遍地屍骸，你撿起黑屍骸，凝視着牠，對牠方才英勇屈死不服的搏鬥而感動。想：牠同類此刻會否知道牠喪生的噩耗，若尙未知道，你把現場所見的一切激憤的告訴黑蟻族知道，牠們會否舉國憤怒鳴鼓進攻，或許根本無衷於事，並且還告訴你曉得，這類的事情於牠們螞蟻界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講述了許多牠們壯悲激烈的戰績史事。

我們人類這麼多戰事發生，連你們螞蟻界也不甘寂寞，動戈起來了。這又何必呢？我們人類不搞這一套沒有辦法啊！因爲我們人類是最不甘寂寞的，欲製造一些緊張的氣氛促人類前進。你們只要摒除私心，土地何其之多，不用爭奪，食物方面改學習吃野果，够你們吃之不盡了，爲什麼你們還以人類做榜樣。你仰望蒼穹，茫然一片。

天空歸鴉劃過，天色黑漆一片，你望着稻田，稻禾們看着你，招着手說：台北市舟山路風景很好，黃昏的時候，有車笛，鳥語及稻香，歡迎你常來。

西樓驚夢

因為節氣遲，入春之後，梅家後院的蓮池，顫抖的一片雪霜，尙依附在蓮瓣上；一陣清風掠過，隨着一隻繞林知返的灰鵠，拍拍地聳動着羽翅，一顆星斗大的雪花，陡的滴落在蓮荷上。那水晶般透明的雪珠，一骨碌的和其它雪珠拌在一氣，陡然脹大了，變成一顆圓亮透剔的水珠，噠啦的濺落蓮池，因回彈的勢力，整株蓮蓬在春日裡幌動；池水裡漾起一重漣漪，逐漸擴大，一尾金鱗的彩魚，受震駭故，猛的向蓮蓬底下潛，轉動的時候，一片鱗麗的光芒，在溫暖的日光照下，忽的閃亮清光，使岸上的人心震。

岸上這時候，春寒料峭，微風送過，涼的人不覺地把頸脖往斗蓬裡縮，兩手儘管操作，不時也向嘴上呵暖氣，把三根手指往裡捏，務使筋骨舒暢故。這人年十五出，生的明齒潔，體態輕穎，是梅家西樓雲小姐的貼身丫頭，人喚小翠仙的仙兒。在她背脊後的婆子張媽，原是雲小姐的乳娘；梅家世襲，一直尊崇乳娘爲嬪嬪，自老爺太太下，少爺小姐縱然嬌慣恣誕，也不敢輕示嬪嬪顏色。原是這一代人的庭訓，故之丫頭小廝等，也歸嬪嬪轄治。半世代以來，嬪嬪老的老死的死，而今梅宅也僅賸此張媽了。張媽這日穿着厚實的暖襖，大藍呢織的長裙，腦後盤着掛髻，一張臉在日光下，縱橫密佈着褶紋；她嘴上一直嘮叨着，大約數說些什麼，和她相反，穿着一身嫩黃綢緞，下鑲綠針紅聯帶的小翠仙，不時

斜睨着眼，把眉毛向上攢，嘴角上勾起一道溝坑，很無可如何的苦笑；原來這日是春祭的祀節，是梅家世代下來的規矩。這日頭裡，不論尊卑，只要在裡的，例行都要敬拜天地。早上微明，梅家大堂裡早已燭火輝煌；全家老小，都趕着梳整，套了大紅花綢，穿上了烏金繡鞋，按序跪在錦蒲上，恭而且謹的向祖上列拜；成了家室的，媳婦兒還要跪在一則，恭候夫家各人參拜之後，才可放匍下磕，至靈台上的雙大紅花燭燃盡了，才可以平身禮畢。據老一輩說，媳婦兒外姓人家，按鄉例是春祀的先後一月，不准披樹任何素白絲織的，如果這時候懷了孕，穢身更不可接近靈台，說是祖先忌諱。做老爺太太的早一天，會遣人把媳婦往園後的碧玉山房裡送，獨自閨閣，居約十日時光，才可放出見人。所以，今年不見了奶奶徐秀靈。原來去年中，她有了夢兆之喜。在夏末秋初，忽一夜睡中驟醒，矇矓中見梅宅的簷樑上，盤繞着一片紅雲，忽爾嘯吼一聲，簷角上震落一片青瓦，突出一條五彩金龍，張牙舞爪，口吐金珠，光耀照人；奶奶突受此驚，夢中呼喊，震動了梅宅上下。問明了究竟，梅老爺知必有兆，惟不知主凶或吉，即日差人到縣城請來了解夢人劉半仙。這劉半仙本是閒雲野鶴，飄忽無踪。派去的小廝，費了數日時光，才探知他在深山大澤的前因寺掛單。着人去央請，好不容易才把他請來梅家。這劉半仙到了梅家，也不打話，盡喚人送上鮮酒美菓，大快朵頤，根本不把梅老爺、太太等放在眼裡。梅老爺不覺皺了眉，衝着臉又不好發作，只得匿在房簾後，喚差遣的小廝過來斥問，那小廝道：「老爺有所不知，這劉半仙雖是秉賦經怪，惟是法道無邊，能通天理，洞知鬼神，遠近者無不知名。今老爺暫且忍抑，好至他心感神會，自當有靈饑附會！」太太從旁也道：「我看這半仙雖是瘋癲怪誕，惟仙者無不矯情悖理，何不忍隱一時，且待明朝酒甦後，再與之請討如何！」梅老爺心下不歡，也不多言，歎了一氣而罷。

看看天將大白，各人因一夜勞頓，也身心疲乏了。正闔了眼，轉了一炷香，服侍的小廝偶爾轉醒，不見了酒桌上的劉半仙，一時只道他方便去了，也不為意。等等猶未動靜，心下起疑，忽忙趕至後院的茅棚裡探視，哪裡有什麼劉半仙！心下惶急，連忙報知老爺，一頭差人打火尋找，通家鬧的翻江倒海。老爺、太太、少爺梅傑媳婦秀靈、梅雲等都躉集在大廳，只見一片污穢景象。這劉半仙竟然在廳閣上撒起屎尿來了，一時臭氣薰天，各人搖頭不已。老爺更為之氣結，即時喝令差遣的小廝上來，口中斥罵道：「也不知如何弄來這般妖道，把通家都嚇壞了！你是如何料事的！」小廝嚇的臉無人色，倒蔥般的磕頭，額角上都滲出血了，連忙求饒，老爺斷喝道：「還不與我細下，捱三十板子撵出去，此後不准再上二門！」早有應聲的侍從，七手八腳的拿下了，搬出了狼牙棒，那小廝早嚇

的魂飛魄散，哭着討饒。梅雲看不過，上前向老爺道：「這小廝想必也是無心的，父親憤悔也無益，饒過他這可憐見的吧！」梅傑道：「父親毋動肝火，這小廝往常也是勤謹的人，這回可見也不錯在他，饒了他倒顯得父親的恩德！」老爺瞪了足，正欲說甚，老太太已開口道：「還不向老爺告謝，乾饒了你這一遭。」小廝如獲大赦，連忙磕了響頭往外竄走。諸事稍定，忽然間西廂那頭，傳來清脆的嘶鳴，乍聽如聞鬼哭，其聲淒厲，懾人心魄，各人爲之悚然。老爺臉上頓時一凜，向梅雲道：「女兒，園閣之上，可會有過別人？」梅雲見父親問的冒次，不覺飛紅了兩頰，說：「西廂乃女兒靜修養處之所，自來生人罔步，何會來的別人！」老爺也自悔失言，向老太太看了一眼，只見她也低了頭，一時也沒有別的言語。一瞬子的靜默，西廂處又來了一陣風聲，霎時間烏雲密佈，電光閃動，各人駭的擁在一團。梅雲擁抱着嫂子徐秀靈，梅傑靠偎着老太太，老爺雖顯的鎮重，也不期的把身軀靠在高背的酸枝木椅上；一時間各小廝丫頭已四處奔散，廳閣上的古玩字畫，也被吹蕩的四處張揚。各人都睜了眼，頓覺頭頂上一派金光，有人呵呵怪笑的，在烏黑的天穹下，聲色特別清厲。原來是劉半仙出現在空中。只見他手持酒壺，向嘴上澆酒，一面歌吟道：「平生不作虧心事，善惡到頭終有時；不說前因說後果，只緣恩怨有了期。」唱完，把酒向嘴內澆清，然後擲下酒壺，一聲鏗鏘響，震的衆人耳鼓發聾，頓時四處寂然，萬物無聲，各各都恢復平靜，天空中早已一輪清日，萬朵祥雲，一派自然美景。

各人方喘定了氣，各小廝丫頭也青了臉，閃匿的自房櫳外探頭探腦，看事態平靖了，才敢冒出頭來，衆人合力清潔地上的污垢。梅雲秀靈姑嫂二人，曉的抱頭痛哭。老太太也沾滿了淚。梅傑呆呆的，彷有所思，適才聞劉半仙唱吟的偈詞，莫非內裡另有玄機？心頭一重狐疑，倍添煩惱，當下問了老爺太太的安，卽伴着秀靈徑回東廂歇去了。梅雲回身見老爺一臉凝重，眉毛都霜白了，想必方才的一鬧，使老人都心胆俱裂了，只問了好，由着丫頭小翠仙伴隨，二人轉落薇園，過了鳳臺，渡過蓬池，回西廂樓閣去了。這時候彩陽高照，樹上地下一片碎影，一重春日的景象。

這裡梅老爺正在軟榻裡，嘴裡一直嘵叨，衆小廝丫頭不容怠慢，連忙把廳閣上打理清潔，重新放下簾簾，把屋子裡的光頓時遮黯了許多；老爺雪灰的臉，霎時間顯的更清瘦，兩隻眼睛半閉地養神；圓窗外一隻彩雲鸚鵡，在支架上咕咕的低鳴，各人退出之後，丫頭等放下簾子，屋內更然清黯了；一個近身的丫頭慣常的趨近老爺，爲他上了燈，點了煙膏，才冉冉的退出廳閣外。這一鬧一靜，使人忽有詭異的感覺。此時，老爺、老太太二人相視默然，短暫間也不知應說什麼，也許劉半仙這風雨一鬧，勾起了他

們多年的憾事。這屋子裡，除了張媽，大約只有一個劉半仙知道這個秘密了！老爺微喟一氣，聲音悠長，在寂寥的廳閣裡更顯的清朗。老太太把眉心一皺，放眼看老爺，只見他仰起頭。叨着煙管，白鬚銀鬚，在煙波虛渺中沉思。

良久，老太太才挪過身來，把燃燼的煙燈撥了蕊，煙光猛銳了，那一點殷紅的火舌在黑暗中跳動，一下子照動老太太的眸子。她早已噙了淚，手勢顫抖，微微嗰嗽，兩肩脊上的肉頸忽的搐動，像隱忍勢不可抑的激動；她這一舉措，老爺都看在眼裡，嘴上只說：「把窗簾子捲起了吧，屋子裡燠熱的！」老太太答應了「是」，即抬身走及窗緣，把絲穗子一牽，拍啦一聲，捲起了繡簾，屋子裡一時光透了，鸚鵡喜忭地拍着翅膀，彎嘴裡咷嚙咷嚙地低叫。老爺這也走近窗沿，抬眼看窗外去；這園喚薇園，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梅老爺猶屬中年，仕途上得意，由一個官拜縣令，陞至吏部侍郎，而及吏部尙書，主掌南城一帶的官機要務，一時官運亨通，爲南城之首。不巧，這一年梅老爺任上，官到南縣東城，在京畿之地，因煙花密集，老爺居然微服私行，於秦樓楚館內漫遊。某日，於城內陳街上觀燈，忽聞有吆喝之聲，原來此處聚鄰，乃豪門貴客遊宴的萬花樓；萬花樓乃京要馳名的酒舫，舫內歌姬，無不朱顏秀色，冠於天下。內中有歌姬紫薇霞，乃六院之魁，人稱「花魁霞」者是也。傳說花魁霞姿色超卓，能歌舞善舞，且通詩文，每年慕名而求者不計其數。許多名公巨紳，往往因欲親澤，而虛擲萬金不計。苟如此尚不能博取美人青盼；人說花魁霞另有所鍾，某年臘冬，有鄰縣之秀才白玉芹上京赴考，圖博金榜題名，以償十年窗下之夙願；詎料來抵京城，途中爲鼠賊所劫，落至窮拓京都，買棹無能，終日在街頭爲人星卜問卦，以求溫飽。不一日，已到開冬時節，北風凜冽，重雪紛飛。白玉芹寄居之旅鐸，因欠積房銖，店家不諒，遂被逐走店門，在街頭流浪。時雪雨交加，身上無物禦寒，行行重重，走落一家酒肆門口，正欲向店家黃老四賒貸五両白酒取暖；這黃老四乃勢利之人，見白玉芹落魄窮途，衣不蔽體，不免生起卑蔑之意，嘴上說：「白秀才，你這何苦來咧，君子不吃嗟來食嘛，你念書念昏了，聖賢之理也罔聞了！」說完，打了哈哈。酒肆內幾個幫閒的，也七嘴八舌的發着議論，無非輕薄了白玉芹一番。白玉芹悲世態之炎涼，仰天長歎，竟信步踽行，走入胭脂巷口之門衛，在風雪橫飛中，睜眼見一梅園，上書「飛來閣」，筆勢清逸，有鳳舞之姿；心下暗暗稱奇，何以此花街柳巷，翻雲覆雪之中，有此幽蘭靜謐之所？莫非此鳳閣樓池，乃仙姬避塵之地！正胡思間，忽有琤琮之聲傳來，舉頭一望，樓頭簾角，有一女子正撥瑤琴，聲韻徹越，傳入園中，伴着旋轉的飛雪，情景一若蓬萊景緻，看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的白玉芹呆了。更使他着迷的是，這女子頭梳金冠髻，臉如胭脂紅，桃唇皓齒，眼送清波，幾疑是西子之再；白玉芹看一會，讚一會，歎一會。只聽女子歌吟道：「青雪不如青雪花，雪花莫如梅花淨；梅花又兮梅花落，兮兮又見青霜老，只緣七月落梅花！」唱着，竟至嗚咽之聲，繼絕不續。白玉芹這裡伏在假山後，到此不禁暗歎道：「此女子文才超絕，思理非凡，何竟出此悲悒之音；美人多慮，恐非福兆！」

「想到自己身世，一葉飄蓬，較之落梅飛絮，又何遑多讓！一時悲上心頭，眼眶兒發潮，加之朔風驟緊，身在梅花莖下，一層清風，簌簌地撥落一身星霜，兜頭兒罩了一重霜雪，不禁牙關上相軋，一時寒氣傷侵，幾乎栽倒在山石上；忽聽耳畔間有環珮之聲，抖擻精神，才見雪光之下，一個後來方知喚做張媽的婦人，打着斗蓬，罩着一位姿色華貴，顏如美玉的小姐，姍姍移步走落樓台，越過蓮花溪，在一枝白梅樹下企住了。她這一身妝扮，金邊水紅的繡襪，橫襟上一排金珠般的扣鉗；裙襫下一件青翠的綢袍，腳踏花絲雪鞋，一件長及膝踝的綿絨披風，鴛鴦色的銀灰色，襯在雪影下，益添的幾重嫋媚，幾重冶艷。

這小姐正是方正樓頭哦唱的女子。看真切了，方知她也不過二十出，婀娜不勝，彷彿一陣風只要放肆一點，或者火槽上的星光旺一點，都要把她吹倒或溶解。對此雪地嬌姿，白玉芹不覺神往了，一時如墮霧中，幾疑涉身仙境。只見那女子一仰頭，原來方才的憂感並未退減，眉睫上珠點般的沾着淚花，她竟向攏扶的婦人道：「張媽，今日是什麼時令了？」那張媽道：「是臘尾了。眼看又是春祭時分，不想雪一刻兒也不減！」小姐道：「人有時序，花有時季；只是人如春花秋葉，了無常時；花有序常，年年發蕊，真是人不如花也！」說完，吟歎一聲，舉絹子向鼻坑上一蘸，一發的染了一重淚，幾不自勝。張媽見小姐傷感，也不免用話開解道：「小姐在這萬花樓，說紅尖兒，在這東京地帶，也沒的可比；只是多年風塵，猶未得覓一可託之身，想來也是命理者然；去屆科場，榜首之秦家回，托人向搗媽金大娘說項，願以彩珠千斛，紅綢萬疋，禮聘小姐爲三家室，不想小姐竟回拒了。東城之地，悠悠之口，都說小姐高才傲物，終久不是計；如今萬花樓走馬王孫，無非是酒慾之徒。我伺候小姐多年，無不報望小姐得垂佳偶，以蔭餘年；這年下來，小姐感物傷懷，時以身世爲念，致金軀消瘦，形單隻減，教我做下人焉能不擔心。若是小姐不惜珍重，偶有所短，做下人的也不知如何發放了！」說話間，先是耳顰上發暈，終久掉下淚來。小姐才回復身來，開解張媽道：「你的一份心我焉可不知。不是城頭的金鐵嘴替我行的籤，說是：今年不過梅花發，只見新人朝上來麼！你竟先答允我，你信不信神理呢？」

張媽見小姐暢心，也不覺破涕爲笑道：「也難得小姐小心兒，一字一句都記牢了；那金鐵嘴賣卜江湖，無不知名者，他前兒算東村的大財主：家財縱有千千萬，不及清風一縷煙。這財主不盡信然，只賞了金鐵嘴一串銅錢。這金鐵嘴也古怪行徑的，把銅錢倒賞了路邊的叫化，臨走還唱了一偈：身後不帶去，身前盡化灰！這財主也沒搭理，不想月後東村風變，風助火勢，財主的一切家當盡化飛灰！如今說是寄居離隱寺，靠着出家人留養呢！」一頭說，一頭笑不可抑。小姐道：「這金鐵嘴也够貧舌的，竟然說花魁秋中，如今入冬了，我看他靈在哪裡！」張媽失笑道：「却原來小姐也思家婿了。這家公子兒想必冬後就見到了，就不知是如何人兒！」薇霞早悔失言，經張媽點說，不覺紅了臉頰，一口啐道：「我早知道你沒有好話！」又說道：「這些年，胭粉香氣，也知淘盡了多少英年公子，就是沒一個向我剖心的。秦家回秋闈報捷，理應速返鄉原，以慰匹配，不想竟利慾薰心，掉糟糠於不顧，在京城邀寵立妾。我紫薇霞縱然色相宜人，風塵墮落，也曉忠貞節義，天理人常；其人卑謬，猶妄想我以身事之，不免是癡想了！」張媽聽薇霞說的正理，自己也一時蒙愧，惟有諾諾不言。其時，風勢盤旋而起，到了梅園一角，把月洞門上的一樹梅花震的珠瓣亂飛，薇霞眉心攢皺，一時動了憐惜之情，對着飄絮如絲的梅辨道：「花若有情，何忍東風催送。張媽呀！」張媽應了一聲，薇霞道：「把我的披袍解下來！」張媽訝驚道：「這風口之處，小姐不妨冷傷了身子！」薇霞道：「孤梅那堪經風雪。你依我說的，把披袍罩在梅樹上吧，怪可憐見的！」張媽料勸也無益，遂替薇霞解下披袍，蹬着雪池畔的石凳，一腦兒的把披袍蓋在梅樹上。果然薇霞才遂意，說道：「白梅情若干升里，卿需憐我我憐卿。」說完，忍不住悲愴，竟彈出珠淚。張媽知她悲憐身世；十一歲賣落青樓，十五歲破瓜，十六歲色笑娛人。美人憂感，自古猶然，當下也無話可勸，只是守着垂淚。這裡另一個人白玉芹，驚悸於紫薇霞的天性人情，世間竟有此美女子，又竟有這樣文才，竟又淪落天涯，鬻歌賣笑，天理之淪乎？悲自己之日暮途窮，悲美人之哀哉，悲世道之無常，忍不住淚潮，一迸的奪眶而出。時北風沿沿，廣袤的天際撲下一陣冷流，攢入心肺，一時支撐不住，痰厥上昇，眼下四迸金光，竟暈到了雪下，一時失却知覺。

原來過了一節時光，白玉芹忽聞有清冽的脂香，襲入心腦，睜開眉眼，見的是紅光普照的繡房，羅帳輕舒，室內有火盤一具，當中點紅了星火；伴邊有一藥爐，油然的昇起氤氳，嬌嬌茫茫，向繡閣上的橫簷飛去；案上有女兒妝奩鏡具，牆上掛一觀音紙像，几上鮮花簇簇，檀香渺渺，却原是女兒修靜之所！白玉芹一時驚訝，不知身在究竟，掙脫起來，遂覺頭昏眼花，心腦沉重，仔細審視，見自己披蓋錦衾

，大黃灑花，有一對鴛鴦戲水，手工精緻雅趣。這側過身來，才見帳網外，橫榻上枕著一個女子，臉兒朝下，身著閨服，全紗綠色的便袍，胸口處垂著一串彩玉星珠，穗子上一記玉牌，翠華的發著晶光；頭梳金冠髻！白玉芹慄然心驚，疑是入夢，忙把食指往嘴裡咬，甚覺痛楚，必不是夢也；此時，女子聽有動靜，俄爾轉醒，慢啓秋波，却原來當日樓頭賦琴，雪中稱梅的女子紫薇霞！

白玉芹驚疑不定，掙著身要起來。抬頭一望，一陣香風送到，紫薇霞纖手送藥，把一碗藥湯遞及白玉芹嘴上，眉目低垂，似有無限嬌羞；白玉芹才鎮靜了的看了她一眼，當日看不清的，今已審視鉅細。這紫薇霞也不愧花魁之首，六院之驕；星眸轉動，吐氣如蘭，使整個白玉芹都迷倒了。

紫薇霞撤去碗具，才將白玉芹扶靠在彩几上，把當日雪中情景細敍了。原來白玉芹量厥雪地，虧的薇霞張媽發現，才保住了性命。說時，不免怨道：「讀書人在後園中偷闢閨閣，也太不經情了。你是如何走來東城的！」白玉芹感遇紅顏，縱然羞於啓齒，也盡吐了自己的境遇，並多蒙薇霞相護，因之說：「恩卿義如山重，得救我白玉芹於苟全性命，今後有報頭之日，當肝腦以報！」薇霞道：「公子言差矣。想薇霞縱廁身風塵，倒也略曉患難匡扶之義；何況公子一時潦倒，更添薄命人憐才惜玉之情；此後公子暫寄寒窯，行修經書，好博功名。此科適正天下紛治，朝廷用才殷切，想公子錦繡才華，文詔武略，當非池中之物矣。飛騰顯貴，指日可期；若公子不棄寒賤，妾欲以身相許。他年報捷，願伴君效庭掃之勞，生死不悔。願公子慷慨，則粉身投報，在所不辭。」一篇話說的情意淋漓，縱使白玉芹鐵石心肝，也無不動性也。當下拿握著薇霞之手，指天旦誓說：「我白玉芹何德何能，敢受恩卿垂愛，只盼今科償願，決以金車迎彩鳳，一報知遇厚恩。」說話間，只見樓閣上傳來步履之聲，竟是張媽送臘八粥來了。二人恐防礙眼，連忙分開。張媽道：「公子用粥吧。這是小姐大早親自下厨搗的；用水參雲耳，通心潤肺，平復肝火。這寒天氣兒，最好受用的了！」白玉芹忙謝過，並一再感恩知遇，不知何以。張媽笑道：「小姐爲公子你，以千金還贖萬花樓的身價；此後公子在此修書，也不枉小姐一番心事了。」白玉芹動容道：「恩卿爲區區盡心，竟至於此，我白玉芹倘有負心，也不知何以爲人了！」想著，真忍不住悲愴。薇霞也不覺動了情，當下說道：「妾身在外，無非以色相宜生，今得公子慷慨納爲奴，心願足矣，何敢再露肌膚，取笑於人前。但求公子恭謹求學，不枉功名大業，顯達門楣，妾縱茹苦，也屬心甜！」二人一言一語，說著不覺淌下淚來，張媽笑道：「這兩人如何得了，說著好好兒的，竟淌下眼淚來；往後日子長咧，如何過的日子完。」白玉芹也覺太過，忙止淚勸道：「恩卿再休疑惑。白玉芹一朝顯達，以報

娥媚；百年之約，決無辜負之理！」薇霞這也釋懷開暢，二人此後鶯鶯殷欣，不知時光之再過。

不覺冬盡春來，轉眼越夏過秋，一旬年的工夫快過了。皇上新立妃寵，通令卽朝翰林，諭令天下，今科提前入試，各地員生卽日登程。冬涼春後，御駕親政，皇上批閱考文，以社稷爲務，秉論國計時艱；抑且北隣壓境，胡騎縱橫，本朝重文並武，入朝榜首，開拜文武翰林大學士，親掌軍機，以平胡禍；天下員生以國家爲重，以民爲本，獨陳匡國之議，扶漢室於垂危。通命各地方官員，廣納員生進試，以期天子仁政得澤於天下。——皇文下來，傳到東城，已是秋色日濃的時日了。這年薇霞已告懷孕，夫妻二人，長亭泣別，不勝依依。當下秋風高掠，平原上萬頃禾田，在風姿搖曳下，都頻垂著頭，一面傾側；一陣迴風翻過，又是另一面傾側，蔚成一片麥海，煞是奇觀；白玉芹紫薇霞一對離人，不免依依相泣。在旁的張媽擺了一席酒，上有一對金亮銀蓋，在秋陽下特別耀目，只是反透出來的光芒，有幾分的蒼涼，恰似此際離歌暗唱的白紫夫婦，真有說不盡的離愁別恨。薇霞顫巍的手，把盞遞與玉芹，口中吐詞道：「白郎此去，千山萬水，道途孤苦，應珍攝身軀，努力前程，勿以離人爲念……」說到此，竟也泣不成聲。白玉芹說道：「恩卿保重嬌軀，努力加餐，勿爲時氣所欺，則產下麟兒，男者稱做文慶；女者稱做雲兒。我此去有幸高中，仕途往返，少則三年，多則五載，凱旋隣里；倘若孫山名落，我……」說到這裡，也頗覺言語艱難。薇霞臉目改色。不免驚道：「若是科場未售，你便如何？」白玉芹一臉悽惻，自懷裡揣出一紙紅箇，上隱約間可見墨跡，以平靜的口氣說道：「我白玉芹科場不售，也無以面目再見恩卿，決意皈遁佛門，長伴青鸞紅魚，以渡殘生。此乃休書一道，我科期不第，將絕歸計……」說話到此，那裡掌的住眼淚，早已聲音黯啞，微微續說：「恩卿可以手書爲憑。我白玉芹無報佳人，無以爲業，焉能貽穢玉人青春，故此立下休書，此後各婚各娶，互不干涉。恩卿體諒我真情，好生保管也罷！」好不容易把話說完，紫薇霞如著焦雷，登時臉色雪白，一串珠淚在陽光下，更若一撒珍珠，亮的透透的。霎時氣憤，咬碎銀牙，把手上紅箇捏做一團，復撕的粉碎，才帶淚含悲的說：「白郎打量我是何許人，不知婦倫道理，竟教我琵琶別抱！莫非你存心捨棄我麼？」白玉芹委屈道：「我爲恩卿前程計慮，方得出此。汝何竟對我不諒！」薇霞道：「此去功名未遂亦得賦歸鄉原。倘是迷途不返，妾生何樂趣，唯一死以報君恩，以來生再續前緣。」從旁的張媽也勸道：「今科不售仍有來科。公子說這話，無奈太傷小姐之心了！」白玉芹仰天而歎道：「天若見憐，我寶馬香車，得迎彩鳳，於死願足矣！」其時打馬的早報道：「公子呐，看來天色不早，若不登程，恐礙時光了。」白玉芹紫薇霞二人抱頭痛哭，張媽

焚香禱告，一臉上灑着淚。時正中午，地曠風高，一時送來金風，刮喇地把枝梗上的一雙青鴉，繞枝嘶鳴，旋之遠去；紫薇霞心裡叫苦，青鴉盤枝而去，終非福兆，一時感慨，悲不自勝。好容易才酒過三巡，都是平靖安祥。山坳裡有趕牛的，呼嚕趕入水池裡，嘩啦啦的割裂寂寞。紫薇在張媽攙扶下，挺着斗大的身子，回身鑽入驢車內，在搖幌中向歸處行走。張媽車上勸說道：「千里送君，終需一別。小姐也不必太傷勞了。想公子亦是多情人，厥後日子好的算不完呢！」薇霞心神俱喪，也不聽進張媽的言語，只側着首，任是一排淚花沾在睫眉上，看上去真似一顆寶鼎明珠，但車身一陣子顛簸，早已掉落肩脣上。她着的是藕青雲繡錦裘，淚水一時薰飽了，留住了一重淚漬，增加了水青的秀色。時秋風凌厲，一下子過了一重山坡，天雨驟來，車子在路上趕，跑的急兼動也頻；薇霞本然的手撫着腹中的胎兒；展眼望出窗外，迷漫的雨色，更添愁緒，真是一重未了一重添，不覺悲從中來，嗚咽痛哭。張媽倒知她性情，此時多勸反增傷悲，自己心頭也鉛般沉重，自然也岑默不語了。

白玉芹去後，時光冉冉，不日即到榜期揭曉。薇霞着人到外城探究竟。所費銀子實在不少，豈料開榜下來，頭三元均是北縣人家，白玉芹的名字竟無出榜。薇霞得聞訊息，心魂俱裂，惟是想到白玉芹離去一番話，想到夫妻了無聚期，不覺魂銷魄蕩，終日惶惶。張媽見事已及此，惟有好言相勸；不覺又是一年之秋，瓜熟蒂落，薇霞產下女娃。當夜有夢，見白玉芹身着佛袍，在雲氣中飄飄忽忽，手上擎一串稔珠，口中打句無量佛，遂掉頭而去；薇霞急的向前追趕，那白玉芹充耳不聞，薇霞悲聲叫道：「白郎回來，白郎回來！」登時夢中驚醒，渾身冷汗，旋之腹痛如絞，額上沁出汗斗，張媽見是臨盤，連忙燒水更衣，到三更時分，謙樓更鼓，敲碎了漫漫長夜，雲兒就光臨了人間。這一年，北方風虐爲禍，京畿一帶盡是流疎黎民，各地生活爲艱；更之征戰連年。民生苦困，東城也一時荒蕪失色，各業蕭條。紫薇霞自絕萬花樓，二年來所儲銀兩漸告枯竭，手足拮据，一時支撑爲難。先是典當賣借，最後已告貸無門，眼看孤兒飢癪，自己心愛之白郎竟無訊息，日子過的苦不堪言。倒是張媽一人，每日燒製肉餅上街販賣，一家子的生活方得爲繼。但薇霞心念爲難張媽，性情上難以過去。某日，趁着張媽出門應市去了，自己一人悄悄走落萬花樓。因自己衣衫襤襤，有失觀瞻，只敢由後園登入；步過梅園，雲台依舊，人事全非；自己走步近及白梅，花飛花墜，不想又已兩年；兩年來白郎杳無音訊，自己落的身世孤寒，蠻腰瘦損，不由感慨萬千，掌不住拋下淚珠。正在想呆了，忽有背後人聲說：「我道是誰，竟原來是花魁霞

呢！」薇霞一驚，回身望去，竟是當日同樓的姐妹花仇鳳仙。這仇鳳仙原是俠骨美人，早見薇霞荆衣裙布，已料着了幾分，遂對薇霞道：「我們這一窩裡的人，最忌是枉動真情。我看你呢，吃虧是迷上白臉書生，如今落的枯槁難容，到頭來猶是回到窩裡來……」見薇霞傷感，只得改轉口氣說：「姐姐艷名蓋沒京華，回來萬花樓，也是花國之魁；誰不知花魁霞顏色天下重呢！只聽我一句話，拿出本事來，三頭兩月裡，又是恩客如雲的呢！」薇霞聽罷，想自己川資短絀，也不知如何開口。仇鳳英何等靈俐，當下也接着說：「姐姐的行頭切莫懸心，這點小錢我還墊的來，回頭給金大娘一句話，把姐姐的燈牌掛上了；再做馮婦，保你又紅又尖！」薇霞感激不迭，給仇鳳英磕了一個萬福，仇鳳英忙擺手止道：「這如何使得呢！姐姐不是要給我折福麼？」歇了又說：「我們窩裡的人不同情，誰同情來着！」想想忽覺的自己傷悲，也太無來由了，遂說：「這五十兩銀子，你回去照應照應吧。把女兒置妥了，回來萬花樓上燈了！」當下從錦囊裡掏出銀子，白花花的，薇霞淌淚收下，一徑回家去了。

張媽知薇霞重返花樓，也無非體恤自己勞累的真心，主僕二人患難真情，也不覺淚眼相看。諸事下來，薇霞把雲兒付託張媽了，就過了春祭，重敷脂粉，上萬花樓釣歌去了。這一回復出，果然啼聲驚人，各處的販商官賈，都以上萬花樓，買一杯紫薇霞的花酒，聽一回紫薇霞的琴韻爲尙。只有一宗，輕易不能親沫香澤，外頭有人傳說：花魁霞是賣歌不賣身的；也有說，她一刻千金，所以有枕席恩情的沒有幾人！但苟如此，人人都聽花魁霞一曲就遂意了，也沒有人非獨佔花魁不可。這半年下來，紫薇霞紅透半邊天。

事情的這一年，正是梅老爺任道東城的好日子。適逢花魁霞復出，花國艷聞，梅老爺也略知一二，惟是終未見其人，所以更無知紫薇霞之過去。說書人爲詳交代，不揣細述前事一番。

且說這日，梅老爺微服私行，於陳街上見有一紅鸞彩轎，呼呼嚕嚕自東而來。四人伴轎的，一路嘶喝，恍似官家出道，看的梅老爺呆了，不知究竟。原來，這轎抬的是花魁霞，說是東村大戶喬老爺，賞筵花酒，花魁霞請去設酒酬令去了。熱哄哄的鬧了半日，這才使人抬花魁霞回樓，正在門上擺駕，花魁霞自紅氈簾中鑽出來時，只見她滿頭翡翠，國色天姿；一顰一笑，盡是顏色。不期間和梅老爺打了照面，四目相投，其勢如電，一時間陷梅老爺於沉迷，神魂飄忽；紫薇霞但覺此人呆趣，似有無限深情，不覺啓齒送笑，憚人心魄，忽忽間又失在人叢中，足讓梅老爺愣了一刻鐘，見街上偶有胡塵撲來，才回轉神來，悶悶而返。

這一夜，梅老爺輾轉難側。這花魁霞竟太懶人了，那淺眸一笑，其態萬千，把梅老爺勾動三魂七魄。第二日，堂有風化案，梅老爺把姦夫淫婦提在堂上，只隨便問道：「你這犯婦，如何與這男子犯姦通情，快快招了，免受皮肉之苦！」這婦人倒有幾成姿色，哭訴嫁夫無良，認姦犯婦，以遂其休妻之本願。梅老爺竟生憐憫之心，也不細審，只道：「本案告方原無實據。婦人既有冤屈，本台著令釋放。具告地方知府，此後不得重審。」師爺見梅老爺斷案草率，不免陳請道：「此案內情複雜，地方知府不能辦理，才具請高台會審。不想老爺未問究竟，即令放人，這下去恐各府台不服於理吧！」梅老爺怒道：「各知府只知天理皇法，苟不知法外人情。此婦人嫁夫無良，已可堪憐，如何竟告犯姦之理。本台愛民如赤，你照批案文吧！」師爺見梅老爺動怒，那敢多言，即拋下堂籤，放人去了。

這日來梅老爺那有心思辦案。忽忽月後，竟自己一人過到萬花樓去了。傳了職簡，竟上書「化外人梅今珀謹見紅粧」。書到紫薇霞之手，審之再三，猶想不及梅今珀何人，更且有酒客在前，只淡淡對小廝說：「只請他上西廂稍候吧，不能簡慢於他。」小廝領話去了。也難得梅老爺沉的住氣，一直在西廂坐了一個時辰，見此樓台，面西而溯江。遠處極目，有孤帆點點，萬里頃波；白雲蒼狗，真是世事無窮。梅老爺性情中人，一時偶興，竟在西牆上蘸筆題字一首：「西樓望日天波暗，疑是西子出蓬萊；今年有幸爲香客，他年不知心屬誰。」寫罷，不免爲紅粉風塵而傷悲。這時，背後有掀簾之聲，隨著一重香氣，追風而來。緊湊著有嬌嬈之聲：「梅相公真乃至人也，此詩直道女兒心境！」梅老爺微作一愕，見珠黛粉色，一個天姬化人的女子，披掛曳地長袍，百褶迴紋，上有龍鳳爭珠，下有鴛鴦比翼之大玄繡襖，款款而來。霎時間一室皆春，紫薇霞果不凡人也！

梅老爺欠身道：「梅今珀得睹鳳駕，乃平生之大願。謹向紫小姐問安。」薇霞笑道：「梅相公何厚禮之故，倒怪我簡慢了貴客；憑是牆上此詞，以足貴人多感。我紫薇霞得遇高人，也平添生色！」梅老爺臉上一紅，遂笑道：「因感花國奇姝逢雨，才有不昧胡謬而已；倘有唐突佳人處，望祈恕宥。」薇霞此刻不禁勾起真情，歎了一氣道：「人說花樓盡是胭脂客，不想客中竟有高介之士，我今日也可幸會平生了。」梅老爺道：「看小姐光景，也不似風塵俗粉，何以青樓爲活，苟不願脫離苦海呢！」梅老爺不想一番話竟挑起薇霞傷感，頓時美人失色，抱頭嗚咽不已。梅老爺一時無措，只得隨便岔話安慰。薇霞這才把前情敍說。梅老爺聽罷，竟搖頭不已，遂把自己身分正式揭訴了。初則薇霞吃驚，稍後也覺梅老爺癡情，二人惺惺相惜，竟至無所不談之地步。此後，梅老爺即在青樓邂逅，短短三月時光，二人如膠

如漆，到了山盟海誓之地位。梅老爺打點人回鄉報訊，限時新正之後回故里，並且帶來偏房紫薇霞，太太即使極不樂意，也只好遣人打掃西樓一角，以迎新嫁娘紫薇霞。一時，這裡薇霞鳳閣催粧；一時這裡粉飾西樓，兩下忙了一陣，事到年底，諸事已備，梅老爺攜帶薇霞母女及張媽回里；這裡太太本有所出，梅家唯一的嫡兒梅傑，年在稚齡，所以一家子倒也和氣，太平日子過了一節。

可是風聲傳來，梅老爺娶妾於歡場，爲仕人所不諒，有人參奏一本，皇下批下公文，將他原有的吏部職守撤去，只留下太守原職，轄權削小了，倒是梅老爺不介意，太太不免滋生怨言，薇霞也自感風聲不雅，等閒也不出門見人，只是藏在西樓，日中操作女紅，與梅兒嬉戲，因尊重梅老爺心意，從姓梅雲，此樣身世，一直到梅雲日後方知。此乃後話，暫且不表。雖說薇霞日中有女兒遺悶，張媽慰解，可是白玉芹之前情韻事，竟使她久久不可忘懷。也許感情的事很難說，道是無時却有時。紫薇霞暗中託人招訪白玉芹，此事原是背裡做的，不料事不周密，爲太太所悉，即命人告與老爺。初時梅老爺也不發作，後人讒言多聽，不免動了肝火，對紫薇霞也不若先前體恤了。三頭兩月工夫，也不上西樓一轉，張媽見事態不妙，也只有暗暗歎氣而已。

如是過了一秋。梅雲牙牙學語了。紫薇霞身子原竟單薄，一日爲風霜所欺，竟然病倒了。初則尙不知如何，後來痰滯氣喘，呼吸爲難。請來了大夫，只是調了脈，抓了幾味不外白芷、知母、茴香之類的常藥，說是心胸抑塞，痰氣傷肝之故；惟是調了藥，三日下來，一朝早上，張媽見薇霞臉色黃白，氣沖五內，一時頭暈發汗，繼之吐瀉不已，完全是一派垂危的景象。前番張媽本回報老爺，因庸醫說不外肝氣害心，偶有失調而已，尋常抓了藥即可。當時老爺太太亦覺張媽太失驚打怪，無論如何不敢再報老爺。此番景象似不尋常，著丫頭報與老爺，不料是日微明，老爺上城謝客去了，輕易也需三二日方可回里，只得命人報與太太。不想此乃秋祭時節，太太身上有穢，徑上碧玉山房靜修去了。派去的丫頭，站在門檻外，聞到一陣檀香的氣息，又側耳可聞紅魚輕嚮，竟是太太在做功課了，礙難騷擾，只得回轉西樓，見張媽嚇的死灰的臉，連運用溫水替薇霞漱臉，到了一刻子工夫，才見薇霞甦醒。只見她歪在軟榻，用手指著猶在縫縫的梅雲，張媽會意，把梅雲擋在薇霞懷裡。此時薇霞兩眼低垂，眼坑上一重青灰，脣色盡退，失却了昔日的華采，張媽看了，忍不住擰頭去淌眼淚。

薇霞把梅雲審視再三，又在她頰上親吻了一氣，才奄奄弱弱對張媽說：「張媽，我看薇霞到此，已是陽壽已盡了。你服侍了我這幾年，恩惠可算不少；可憐我命途多蹇，不能報你萬一。我自去後，雲兒

付託與你，育她成人，以留白家一點血脉……」說話到此，張媽那忍的住悲傷，哇一聲的哭出聲來：「小姐竟不能忘情白公子，這份心，也可驚天地，泣鬼神了……」薇霞忽的勾起笑靨，慘慘的一笑：「我昨夜夢見白郎，也已得列仙班；那地方可謂光華聲翠，香霧迷瀾，我疑是廣寒宮裡，後來果然是……」一頭說，一頭掙扎欲起，張媽忙止道：「小姐，你躺著說吧！」薇霞走近窗緣，引頸下望，只見園庭之內，霧濛昏沉，真似她夢裡所見；然後香了梅雲一下，在她小頰上輕輕一捏，小嬰兒掙口擺手笑將起來。薇霞笑的更慘，趁著張媽回身置雲兒在繡榻上，突然發難，渾身使勁，向蘭樓外衝去。一時開，天光變色，雷鳴灌耳，正是：可憐國色天香絕，猶是西廂墜樓人。張媽看仔細時，薇霞已浴血泊中，陳屍樓底。衆人不免亂做一團，使人報知了太太。太太看看鬧出人命，心裡念了一句佛，著人入城飛報老爺，老爺聞訊自必悲傷，差人上下門外，都不許張揚喧鬧；家醜不可外傳。一頭派人草草收殮完事，也先後把屋內外的小廝丫頭調散了，只臘下張媽服侍梅雲，著人張致了一批新用的人手，一時保住了這件事，幾年間也沒人知曉梅家發生了一件慘案。

惟是西樓自那時起，老爺即命人封守了，等閒也不被人走動。一時間塵封莽莽，幾成了一陰慘之地。老爺念及薇霞百日歡情，畢竟夫妻緣分，在碧玉山房安置了一靈位，早晚一炷檀香，懶記此位薄命佳人。張媽受囑咐，不可對梅雲言道身世。梅雲入學之年，由老師啓蒙於西樓，並伴同哥哥梅傑，二人同起共坐，全不知因二人本係異生。老爺太太釘管的嚴，張媽自然也不說。如此直過了幾年。

西樓自闢爲梅雲修書之所，老爺爲惦念薇霞，也把後園重加修葺，命名薇園。一時夜下閒步，走落梅花叢下，襯在月光中，蓬池飄漾，一雙鴛鴦夜宿，在蓬槁下來去游弋，挑起了老懷心事；直念當日薄倖於薇霞，致使百日夫妻，驟然而終；最慘者是血泊屍橫，西樓屍底，這一切都是自己罪咎，想來此生鬱鬱，也無知如何解憂！太太一念自己寡恩於薇霞，倒對梅雲千般憐愛，無非暗中懺恨罪愆，以求解脫。老夫婦二人，薇園賞酒之日，因老爺仰看梅極，偶有飛瓣，絮絮而落，二老人都動了容，久久不能自己。

這番心事自然兄妹二人瞞在鼓裡。今年春試，梅傑入鄉而就，果然奏捷鄉原，入了秀第，成了秀才；是年初秋，娶鄰村閨閣徐秀靈入室，老爺太太完了一樁心事，心頭上倒也一樂。只是這梅雲性情孤僻，一若薇霞生前之高潔不亢，輕易不動顏色，兼且天容國麗，貌賽嫦娥；五音六藝，無不精曉。因而高亢顏色，許多貴介公子均爲所拒，說親之人雖絡繹不絕，惟是庚貼均被退回，沒有一家說的成的。久之

衆人也知難而退，上門說親的也日之過少。有日，清明初開，香客如雲，西郊外普救寺有一佛像，爲先世來靈驗遐邇的，故而香火奇盛，爲本縣之首。薇霞自張媽相隨，二名小廝打轎，丫頭兒服侍之下，一路上趁着秋光秀色，踏青而行，直上普救寺而去。臨到了寺門，早已人頭攢動，各縣來的名姝鉅媛，不知勝數。梅雲小姑獨處，妝扮的青淡流麗，服著玄色金滾玉裙，際上披蓋一青娥玉髻，脣脂點點，盡是美人嬌色。一時引了一批浪子登徒，紛紛趨前作揖，無非親睹芳澤，飽嘗輕薄，嚇的梅雲盡失顏色。忽然道旁有一出家人，手抱偌大的木魚，從旁閃出，其中有一徒子說：「世外人休管塵世事，趕快與爺滾了！」那出家人念了句佛：「施主欺凌弱質，豈可爲世人所諒；俗世人尚且不堪，何況出家人。施主請少歛殘暴吧！」那徒子吃了幾斤酒，早已神智昏清，那管的什麼出家人，當下掄拳直搗，向出家人心窩撞去；那出家人往後一退，避了來勢，口中說道：「施主請息雷霆，聽貧僧一句話……」那徒子見一拳不著，登時火起，口沫橫飛罵道：「你這禿子，與爺放什麼屁！看爺今日收拾你！」說完，又是踉蹌上前，揮拳又劈。那出家人果也身手敏捷，輕身又閃化了；徒子更加火起，抓起道旁攤販的一記担桿，向出家人兜腦就砸。出家人從容不慌，一個馬步向後架，舉起偌大的木魚，向徒子揮去，口中喝道：「著！」一語未完，說也奇怪，彷彿有一重金光向徒子罩去，頓時眼濺金星，天旋地轉，一骨碌昏倒地上。出家人低聲唸了句阿彌陀佛。從旁的徒子，眼見手下人响虧，那敢上前招惹，只把徒子抬走，擾攘著去了。這時候，倒在轎旁的梅雲，由張媽仙兒攙著，上前向出家人謝恩。不料抬起頭來，出家人白鬚銀鬢，兩目晶光，透出一重光芒，把張媽震懵了，口中不由驚道：「啊！這出家人不是白公子！」出家人臉上一震，登時上了紅霞，稍作遲疑，猶未開口，張媽已衝動呼道：「白公子何竟忍心！我家小姐爲你堅守二年，最後落得身墮西樓，你……你何竟太忍呀！……」說著，一時心酸，狂呼怒哭。梅雲仙兒不明究竟，只是兩臉相噓，霎時失却主意。只見出家人手撫木魚，銀白的眉叢中，閃閃的泛著淚光。張媽又哭道：「這廿多年你哪裡去了；豈不知小姐爲你死的可慘呀！……」一時也不顧後果，竟說道：「這小姐兒，就是你的骨肉咧。你認認吧！……」說完，揪著梅雲的手。梅雲如墮霧裡，只道張媽瘋了，說道：「張媽，你是如何了，竟說出家人是我父親，回頭父親責怪下來，我如何包庇！」仙兒也一進說張媽的不是。張媽一手執著梅雲的衫袂，哭說道：「雲兒，張媽到今時也顧不得了。你道你是梅姓麼？不是的！這件恨事距今也廿多年了；你親娘紫薇霞乃花界名魁，早年鍾情於白公子……」說著，悽愴的以手摵向出家人，續說：「二人有一載恩情。不料白公子赴科不售，竟自計淪落，以出俗爲僧。你之親娘後適

梅老爺，因慚聲穢，結鬱成病，臨終猶未忘情白公子，就於西樓自毀……」一側說，一側哭，竟而不成了聲。梅雲聽著，臉上一層霜雪，色如青灰，早已哭做淚人；仙兒也一旁捏鼻子，那堪心酸。出家人低頭沉吟，袈裟上也敷了淚，惟是紋著嘴，不置一詞。張媽又道：「你母親死而有靈，在此清明佳節，安撫你父女重逢。我看到這光景，死也瞑目了！」……數人相哭一團。只見出家人略作頓息，抬眼看了梅雲一眼，梅雲自淚汁迷糊中，見到出家人鼻尖上一泓淚潮，心裡一酸，哇一聲哭道：「你竟是我父親！爹爹呀！……」一時悲不能抑。出家人至此，緩步退後，咬了牙關，說了一番話：「三千煩惱在，廿載一孽緣。我與薇霞雖有因緣一夢，惟是前世因果，今世無緣；女子雖是我生前骨肉，惟俗世情緣已告殆盡。此後莫記前塵，祈求來世普渡吧！」一話方了，竟杳然敲著木魚，閃身竹林中，忽而不見；只聽木魚迴響，直貫耳間。梅雲張媽那肯離去，當下哭呼直追，奔入竹林，青煙渺漫，空頂中有出家人唱偈道：「父女親情一朝厭，轉眼凡空二十年。貧僧去也！」嘩啦一陣清風，萬籟無聲。梅雲早已哭暈了。張媽仙兒小廝等，忙忙抬送小姐回府。

此事之前，原有劉半仙梅宅一鬧，梅老爺感到前因後果，也是一種報應，遂在薇園後頭，蓬池鳳閣之上，豎一梅花碑，並命人上普救寺，派粥施米，廣佈善緣，以贖罪愆。各事辦妥之後，二老人心懷稍寬。每年春祭，通家在堂廳上磕拜祖先，並令人在後園擺設牲品，點上高燭，清早朝空哭拜梅靈。這是年來梅家春祭上的大典，上下不免。

開篇說的張媽仙兒，一人在蓬池畔，擺設香几，好待小姐下樓禮拜。這不過是天明時分，春寒抖抖，梅瓣上的星蕊，如星火閃亮，看的人不敢直視。仙兒道：「小姐這二日未有下樓，看來心緒懨懨，丫頭間也問不出根由，寧不由人擔心！」張媽這廿年來早已老態縱橫，佝僂著腰，愁歎一氣道：「雲兒閏年廿三，正是她生母之卒年，我想起她來，也不住的寒心！」仙兒斜瞅她一眼，怨道：「這大春早節，妳盡說不祥話，何苦來咧！」張媽掙大脫齒的大口，重重的噓了口寒氣，低微地說道：「說實在的，我是懸心。這雲兒性情人品都像她母親！」繼之，喃喃地說：「這真不好。昨宵夜裡，我見她一人走落薇園，已三鼓天了，自己曳著紗袍，披著髮，飄飄的，看了怕人，竟然在鳳閣上坐了一個更鼓；回樓之後，我服侍她退了服妝，她竟然梳了一記金冠髻，活像是她母親生前，看的我呆了，又不敢語言。後來竟要我擺上翠琴，撫弄了一曲，真是勾動了我的心事，太像她母親了！」看仙兒聽得入神，又道：「該殺的，瑤琴竟折了弦，她一時心急，竟伏在琴面哭了；才最後對我說，她睡在初更時分，夢見父母親相戀

她下繖園，不料，一時驚醒，竟在西樓撫琴；這哪裡是夢呢，明明是我見她下樓走入園子的，她竟說夢，驚醒後還向我說看到生父母！這一宗事，奇也不奇！」仙兒道：「怪不得今早兒替她漱洗，她竟要我梳個金冠髻，梳得好好的兒呢！往常她不如此。」正說著，鶴已報明，二人等著不耐，寒風大起，即抖縮著身子，返西樓相請去了。不期張媽仙兒踏上西廂，推開閨閣，只見一地上都是碎琴的屑片。二人一驚，四處環顧，見到梅雲橫陳榻上。著了一身錦花大縷，頭上梳了板正的金冠髻，雙目合垂，手脯伏枕，在胸案，指上捏一株白梅花。張媽仙兒上前細審，竟告氣絕了。登時哭呼，全家都震動了。老爺太太梅傑秀靈伏哭了一個早上，在春光迷漫中，把梅靈停柩在繖園，由張媽扶柩落葬，那已經是春末夏初的時分了。

（七六年四月）

英瑪·柏格曼作

李南衡譯

野草莓

(下)

阿爾晏將考試簿放入他口袋，打個手勢要我跟他走，打開門，領我入森林裡。

樹幹緊接着樹幹。黃昏的微光即將逝去，死樹枯木橫列在地，大地覆滿了腐葉。每走一步，我們的腳即沒入這鬆軟的地毯中，濕泥就從腳旁滲出來。在密葉之外，月光靜靜地照射着，像一隻發火的眼睛，那裡暖和得像是在溫室裡。阿爾晏轉過身來。

阿：小心，柏格教授。這兒您會看到許多蛇。

突然，我看到一條細小的，光亮的東西扭轉一下，就在阿爾晏濕淋淋的脚步中消失了。我閃到一邊，但幾乎踏在一條大大的、灰色的、慢慢爬走的東西上。眼界所到之處，盡是蛇隻在沼澤似的多孔的地
上竄湧出。

終於，我們到達林中的一塊乾淨地，但我們在這地的邊緣上停下來。月色亮在我們眼裡，而我們却深埋在樹蔭下。這塊乾淨地在我們面前展開。上面蔓延着些扭曲的樹根。一端是黑色的險峻石巖，挿入水中。另一端是高聳的無生命的樹木，立在那裡，就像是彼此負荷着重大的黑影。於是，我聽到了咯咯

的傻笑聲，一位婦人站在近小丘那裡。她一身黑色的長衣，她的臉避開我們。她用雙手揮了一下，就像是跟什麼人道別似的。她不停地激動地笑着。一個男人半遮半顯地靠在一顆樹幹上。他的臉，我一閃瞥見，又大又平，但他的眉毛濃而密，前額突出，蓋着雙眼。他用手打了個手勢，含糊不清地說了什麼，使得那位婦人禁不住笑了起來。突然，她變得很認真，在臉上露出困擾不安的表情。她俯下身來拿起一個小錢袋。這個男人伸出手，開玩笑似的開始從她精巧的髮上拔出髮針。她裝着很生氣的樣子，憤怒地揮打四周的空氣。惹得這男人樂陶陶的，於是她繼續玩着這遊戲。最後，當她走開了，他就跟上前去，摟着她的肩膀。僵硬地，她停了下來，以她那蒼白、痛苦的臉對着她的追逐者。他喃喃自語，並伸出另一隻手抓她的胸部。她一閃閃開，但沒法脫開。當她看到她已被抓住了，她扭着身，就像是這個男人抓痛了她的肩膀。這個男人繼續不斷含糊不清地說着什麼，像是對畜牲說什麼似的。突然，她擺脫開了，轉着腿跑，拖着腳繞了半圈子。那個男人仍站在那裡，氣都喘不過來地屏息以待。他猛冒着汗，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手背揩着臉上的汗水。這婦人精疲力盡地站在那裡，張着大眼注視那個男人，她也喘不過氣來。於是，她再跑開，而故意裝着顛蹠難行，雙手和膝蓋都扒在地。她那大屁股高聳擺動着，像一個滾在地上的大氣球。她把臉埋在雙臂之中，開始哭泣着，搖擺着、幌動着。這個男人跪在她身旁，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拉起她的臉，再往後一拉，逼着她張開眼。他急喘着。她幌過來又幌過去，幾乎要跌倒，但這個男人却跨坐在她旁邊，俯在她身上。突然間，她完全平靜了，緊閉着雙眼，一副蒼白和臃腫的臉。於是她整個垮了，在地上一滾，把那個男人夾在那分開了的雙膝之間。

阿：很多男人忘却一個死了四十年的女人。有的保留着甜蜜而褪了色的畫面，但是您却可經常回憶到剛才那種情景。怪誕，可不是嗎？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星期二，您站在這裡，聽到、看到那婦人和那男人所說的和所做的切。

這婦人站起來，整平那粗短大腿的衣服。她面無表情，臉上的粉撲都給弄歪扭了。那男人也站起來，垂着雙手無目的的在那裡轉過來轉過去。

婦人：我現在要回家對伊沙克說這事，我就知道他要怎麼說：可憐的小女人，我多麼可憐你。他就是上帝。而我就哭訴：您真可憐我嗎？他就會說：我真的為你難過。而我就再哭訴，問他能不能原諒我。他就會說：你不應該求我原諒你，我沒有什麼好原諒你。但他的真意絕非如此，因為他冷酷至極。

於是他就會突然非常溫柔起來，我就對着他大喊大叫，說他不是真的頭腦清楚，他那僞君子式的高貴令
人作嘔。於是，他就會說他要給我鎮靜劑，他什麼都能了解。我就說那是他的錯，我就是我。他會顯得
很難過的樣子，就說他應該責備自己。其實，他什麼事都不在乎，因為他冷酷至極。

她費盡氣力站了起來，搖搖她的頭髮，開始小心翼翼地梳理頭髮，並用髮針別起頭髮，使它像原來
的一樣。這個男人坐在那邊的石頭上。他靜靜地抽着煙。我無法從他那突出的眉毛看出他的眼神，但他
的口氣是平靜的，而帶點蔑視的味道。

男人：由你的舉動看來，你是神經錯亂的。

這婦人笑了一笑，即步入森林裡去了。

我轉過身來。阿爾曼臉上露出怪異，歪扭的微笑。我們靜靜地站在那裡好一會兒。

伊：她那裡去了？

阿：您知道。她走了。每一個人都走了。您聽不出這裡多麼寂靜？每一件事都解剖開了，柏格教授
一項傑出的外科手術。沒有痛苦，沒有流血，沒有顫抖。

伊：是很寂靜。

阿：是這類工作的一項完美成就，教授。

伊：這是什麼刑罰？

阿：刑罰？我不知道。我想是平常的一種。

伊：平常的一種？

阿：當然。孤寂。

伊：孤寂？

阿：沒錯。孤寂。

伊：沒有開恩赦免嗎？

阿：別問我。這種事我全然不懂。

我還來不及再發問，阿爾曼已失踪了。我孤伶伶地站在靜靜的月光和森林之中。於是，我聽到身邊

有聲音。

沙：你怎麼不跟他們去找你父親呢？

這個女孩子伸出手來，但當她看到我的面孔，立即縮回手。

伊：沙拉……你一向不是這樣。只要你能和我同在。只要你能多忍受一些。

這個女孩子似乎沒聽到我在說什麼，但開始看來不能靜下來了。

沙：快！

我立即跟隨她，她動得比我容易且快速。

伊：我不能跑，你不知道嗎？

沙：但要快呀。

伊：我再也看不到你了。

沙：我在這裡嘛。

伊：等等我。

她又變成具象好一陣子，於是又走了。月亮在黑昏中消失了，我真想發狂的，像小孩子悲傷地大聲哭號，但我發不出聲。

這時候我醒來。車子靜靜地停着，暴風雨已過，但仍有濛濛的煙雨。我們已在斯莊斯納斯·芳得麗附近了，這裡的道路，一邊是大的林野，一邊是急湍的流水。萬物俱寂。那三個年輕人已下了車，馬麗安靜靜地坐着抽煙，從敞開的車窗噴出去。陣陣濃香的氣息從那濕潤的林間吹來。

伊：這是怎麼回事？

馬：那三個年輕人出去伸伸他們的腿。他們就在那邊。

她作了個手勢指向河邊那塊曠地。那三個年輕人在那裡忙着摘花。

伊：但還下着雨呢。

馬：我告訴他們今天的慶典，而他們就堅持要向您致敬。

伊：（嘆息）我的天。

馬：您睡得好嗎？

伊：是的，但我做了夢。你可會想像得到——最近幾個月來，我常常做些奇異怪誕的夢。真是怪誕

馬：怎麼個怪誕？

伊：那就像是一些我一直想對自己說的，而又是醒着的時候不想聽的東西。

馬：那是些什麼？

伊：我的死，雖然我還活着。

馬麗安劇烈地反應。她楞住了瞪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從窗口把她的煙丟出去，她轉向我。

馬：您知道您和伊瓦德很相像？

伊：你告訴過我。

馬：您知道伊瓦德也會對我說過極相像的事。

伊：關於我？是的，我會相信。

馬：不，是關於他自己。

伊：但是他才不過三十八歲。

馬：我可以都告訴您嗎？會不會煩擾您？

伊：如果你願意告訴我，我深為感謝。

馬：兩三個月前。我想跟伊瓦德談談，因此我們開車到海邊。那天下着雨，就像現在。伊瓦德坐在您現在坐的位子上，我開車。

伊瓦德（以下簡稱瓦）：你不能把擋風玻璃上的雨刷子停掉嗎？

馬：那樣我們就看不到海了。

瓦：刷子刷過來刷過去，刷得我神經錯亂。

馬（停了刷子）：很好。

他們靜默在坐了一會兒，看着雨。雨傾盆地倒在擋風玻璃上。海與雲混在一片灰色之中。伊瓦德撫摸着他那瘦長的臉，期待什麼似的望着他妻子。他有點說笑似的，平靜地說。

瓦：現在你把我套來這裡了。你想說些什麼？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吧，當然。

馬：但願我不需要對你說這些。

瓦：我明白了。你已另有新歡。

馬：別孩子氣了。

瓦：（模仿她的口氣）：別孩子氣了。你想對我說什麼？你用那如要考妣的聲調對我說，你有話要對我說。我們開車到海邊來。因為下着雨你就不知道怎麼開腔。我的天，馬麗安，說吧。這是吐露心聲的最佳時光。但是，幫帮忙，別弄得我不上不下的。

馬：現在你弄得我真想笑。你真的以為我要說什麼？我謀殺了什麼人，或是盜用了學校公款？伊瓦德，我有孩子了。

瓦：哦，是嗎？

馬：是有了。我們最近也太不小心了。不過，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是不是？

瓦：你知道有了？

馬：昨天檢查報告送來了。

瓦：哦，哦，是的。這是秘密。

馬：另外一件事我要告訴你。我要這個孩子。

瓦：那似乎很顯然。

馬：是的，很顯然！

馬麗安（換一種音調）：我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我覺得我們之間，竟然已形成了如此巨大的恨。伊瓦德透過濕玻璃望着外邊，無聲地吹着哨，看起來像是很冷。在我腹內一股劇烈地顫動，我簡直無法好好坐着。於是她開開車門走出去，在雨中走下去到海灘。他在一棵大樹下停下來，在那裡站了一陣子。最後，我也步出車外，走到他那裡。他的臉和頭髮都淋濕了，雨水從他的面頰流下，滴落在他脣邊。

瓦（平靜地）：你知道我不想有孩子。你也知道。我與孩子你無法得兼，必得捨此得彼。

馬（望着他）：可憐的伊瓦德。

瓦：請別「可憐」我。我的精神好得很，我也把我的立場說明白了。人活在世界上本身就太荒謬，而更可笑的是再蔓延接續新一代。最最荒謬絕頂的是，居然還相信他們會比我們好。

馬：那只不過是藉口罷了。

瓦：你高興叫它什麼就叫什麼。個人來說，我是在那與地獄無異的婚姻中生下來的，一個不受歡迎的孩子。老頭兒可真確知我是他的孩子？不關心、畏懼、不忠實，以及罪惡感——我是這些保姆養大的。

馬：這是很悲傷的事，但這並不能作爲你言行像小孩子藉口。

瓦：我三點鐘到醫院去，我現在可沒有時間，也沒興趣再談下去。

馬：你是個懦夫！

瓦：是的，沒錯。生活令我厭煩。我不認爲我有什麼責任逼自己比我想活的多活一天。這些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不是說着玩的。這也不是你以前以爲的是什麼神經病。

馬（換一種聲調）：我們就走回車子那裡。他走在前面，我跟着。我就哭了起來。我不知道爲什麼哭。但淚水在雨中是看不出來的。我們坐在車內，又濕又冷，但是，憤恨之火在我們心中痛苦的焚燒着，我們並不覺得冷。我就發動車子向大路開過來。伊瓦德無所事事地扭開收音機。他的臉又冷又靜。

馬：我知道你錯了。

瓦：沒有什麼事可以說是對的或是錯的。凡事因人而異，各取所需。小學課本就教過你的。

馬：而我們的需要是什麼？

瓦：你需要活着，需要存在着，需要創造生命需要得要命。

馬：你呢？

瓦：我需要死。絕對的，完全的死。

我盡可能小心地試着把馬麗安的故事敍述明白。我對這事的反應是感慨萬千。但我最強烈的感覺是，爲這突然的自信，對她產生了某種同情，當馬麗安陷入沉默時，她看起來是如此猶豫不決的，使我覺

得有必要跟她說什麼，即使我並不確知那是我自己的聲音。

伊：如果你想抽煙，就請吧。

馬：謝謝您。

伊：你爲什麼要把這些事都告訴我呢？

馬麗安沒有馬上回答，她慢吞吞地點燃香煙，再慢慢地噴出煙來。我望着她，但她把頭扭開，裝着在看三個年輕人，他們拿了些冷飲，親蜜地分享着。

馬：當我看到您和您母親在一起，我被一種奇異的恐懼擋住了。

伊：我不懂。

馬：我當時以爲那是他母親。很古式的女人。全然冰冷的，比死本身還怕人的。而這邊是她的兒子，在他們之間只是一段年齡上的距離而已。他自己說，他是個死的活人。伊瓦德就在變化的邊緣上，正彷彿是孤單、冷酷——和死。因此那時我想，只有冷酷和死亡、死亡和孤單，遠道迢迢，但總有個完結。

伊：但你要回到伊瓦德那裡去。

馬：是的，去告訴他我無法同意他的條件。我要我的孩子。沒有人能從我這裡奪去。即使是我最愛的人也不能。

她那蒼白，無淚的臉朝向我，她眼裡露出憤怒的，要控訴什麼似的，失望的眼神。我突然陷入從未會有過的巨大的震撼中。

伊：我能幫你忙嗎？

馬：沒有人能幫上忙。我們已太老了，伊沙克。我們這條路已經走太遠了。

伊：你們在車上談話之後呢？

馬：沒事。第二天我就離他而去。

伊：你從他那裡得到什麼音信沒有？

馬：沒有。沒有，伊瓦德完全像你。

她搖搖頭，俯下身來像是要遮掩她的臉。我感覺一陣冷；雨後的天變得頗有涼意。

馬：那兩個可憐蟲，就是我要他們下車那兩個，叫什麼名字？

伊：我剛才正想着阿爾曼和他妻子。它使我想起了我的婚姻生活。

馬：我不想伊瓦德和我變成像……

伊：可憐的伊瓦德就是在那種情形下長大的。

馬：但我們彼此相愛。

她最後一句話有點低沉。她立即停下來，用手遮着臉，又放開。我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

伊：我們該啓程了。給孩子們招呼一下。

馬麗安點點頭，發動馬達，按了喇叭。沙拉笑着從潮濕的草地走過來，緊跟着她的兩位騎士。她交給我一大把用濕報紙包着的野花。他們三個人的眼睛充滿了友善和戲笑。沙拉莊重地清清嗓子。

拉：聽說今天是您慶典的大日子。我們現在願意在此以最簡單的花向您致敬，並且告訴您，我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您如此高壽，而且您做了四十年的醫生。而且我們知道。當然您是一位有智慧，受人敬重的老者。您是一位能以仁慈和溫柔的告誡對待我們年輕人的老者。您是一位通曉生命真意，並且熟諳所有藥方的老者。

她有點開玩笑似的屈膝行禮，把花交給我，吻了我面頰。兩個男孩子彎腰行禮，笑了一笑，有點不知所措似的。我沒有回禮，僅簡略地、爽直地謝了他們。孩子們大概猜我是被他們的玩笑惹惱了。經過幾小時的旅程，我們終於抵達倫德。最後，當我們到達伊瓦德的家門，一個矮小圓胖的女人很快地跑出來迎接我們。令我又驚又喜的，那是阿達。

達：您終於來了。伊瓦德和我剛才放棄了這個希望呢。開車子是又輕鬆又方便，是不？現在，教授，您得趕緊穿上禮袍了。馬麗安，你好。我告訴伊瓦德說你會來的。

伊：啊！阿達小姐，你終於來了。

達：我想那是我的職責。但玩笑是開過了。您說什麼對我都無所謂了。這些年輕人是誰？他們也要去參加慶典嗎？

馬：這幾位是我們的好朋友，廚房裡有什麼東西沒有？請他們吃吧。

達：怎麼會沒有？我準備了好多東西呢，真的。

伊瓦德和我們在會客室碰了頭。他已換了晚裝，似乎有點緊張。事事都顯得有點惶惑，但阿達小姐是一位中流砥柱。她並沒拉高她嗓門，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特地為這慶典做的），她差遣這三個年輕人，這對夫婦，佣人，以及老教授這些人往東往西。十分鐘之內，事事都辦妥了，樣樣都已弄得有條不紊的。

在這之前，伊瓦德、馬麗安和我有機會互道安好。我不願讓人留下一個印象，認為我們的團聚是非常親熱的。這在我們家是從來沒有過的。

瓦：您好嗎？爸爸，歡迎您來。

伊：你好，伊瓦德。謝謝你。你看到了，我同馬麗安一道來的。

瓦：您好，馬麗安。

馬：我把我的東西拿上樓上好嗎？

瓦：您還是跟往常一樣睡客人房嗎？爸爸。

伊：謝謝你，那很好。

瓦：我給您拿提箱，那是很重的。

伊：謝謝您，我自己來。

瓦：旅途好嗎？

馬：是的，謝謝。那是很愉快的。

瓦：跟你們一道來的年輕人是什麼人？

馬：不知道。他們要去意大利。

瓦：他們看來滿不錯的。

伊：他們是真不錯的。

我們上了二樓。伊瓦德很有禮地開開客人房的門，我進去。阿達跟在我們後頭上來，就像是滾球，滾了進來，拿着手提箱放在椅子上。

達：我買了新的鞋帶，我還自作主張，把您的晚裝白背心也給帶來了，如果慶典之後，您要去參加宴會時好穿。還有，您把刮鬍子刀給忘了，教授。

她打開行李，喃喃自語說些叮嚀關照的話。我並沒用心去聽。我反而去聽半掩着的門外，馬麗安和伊瓦德的談話。他們的聲調是禮尚往來的客套。

馬：不，我明天就走，請別擔心。

瓦：你想住旅館不成？

馬（愉快地）：怎麼？假如你不反對的話，我們明天晚上可以睡一起。幫我打開行李吧。

瓦：很高興能見到你，出其不意。

馬：我也有同感。等一下我們去吃晚飯，或者你想做什麼？

瓦：我只要打個電話給史坦柏，告訴他我帶一位女士來。他就是安排這種事的。

門關上了，因此，我聽不到他們的談話。我坐在床上脫鞋子。阿達小姐幫着忙，但不够親切。

夠奇怪的了，這一年居然有三位「銀禱」榮譽博士。用教務長的辦公室來接待我們三個老頭子，真是設想週到，當大夥兒人在大學禮堂的大甬道上排練時，我們得以在此斗室休息。另外兩位老頭子當中，有一位是我老同學，前任主教約克伯·斌伍留斯。我們相互親熱地問候和擁抱。另外瘦骨嶙峋的那位，沒和我們交談。結果我們才知道他是前任羅馬法教授，卡爾·阿當老虎（當時的一位偉大鷺士，據他的學生說，他的大名可真是名符其實。）

伊：我們老骨頭還能彼此見面，真是萬幸。近況可好嗎？親愛的約克伯？

約克伯（以下簡稱約）：我安享着清閒。但可別問我過得高貴沒有。

伊：您不知道還有第三位也要接受這榮譽銜頭。

約：當然。那是卡爾·阿當老虎，羅馬法教授。

伊：老虎！我的天！

約：他一生所關心的三大事，就是三十年前的非法被捕，一條金魚和他的大腸。

伊：您想我們也像那樣子嗎？

約：您的高見是什麼？正如叔本華說的：「夢是瘋癲的一種，而瘋癲是夢的一種。」但是生命也可

以說是夢的一種，是不是？您的結論如何？

伊：您還記得不？當我們年輕的時候，為那所謂的形而上學的問題爭辯不休。

約：我怎麼會忘記？

伊：那麼您現在相信什麼？

約：我告訴你。我已不再思考這些玩意兒了。總有一天，人們會知道知識是什麼。

伊：啊呀，那您將會感到多麼驚奇。

約：您也彼此彼此。但是人有好奇的權利。

阿當老虎（以下簡稱虎）：老兄，在偉大的滑稽戲開場之前，您們以為我還會有時間偷偷溜去上廁所嗎？

伊：我不知道，老虎教授。

虎（嘆息）：*In dubio non est agendum*。當您懷疑，但不確知時，切勿行動，就像古代羅馬人所說的。因此我要留在這裡。

慶典

我該怎麼描述？喇叭吹奏着，鐘響着，禮砲鳴放着，大夥兒的人潮，從大學到大教堂的龐大行列，身着白衣的花冠女郎，高貴的人，老邁的人，有智慧的人，優美的音樂，壯麗的拉丁語在廣大的空中迴響着。學生們和他們的小姐，婦人們穿着燦爛奪目的衣裳，這奇異的儀式，以及它所隆重象徵的，就像南柯一夢，毫無意義。

我看到了沙拉和她那兩個男孩，擠在大教堂外面那些觀禮的人羣當中。他們向我揮手，突然間他們看起來是那麼富有稚氣的歡悅，並滿懷着期待。可以看到伊瓦德在教員羣中，高高的個子，一付嚴肅的，索然無味的，漠不關心的臉。在教堂內，我看到馬麗安，她身着白色衣服。旁邊是阿達小姐，蒼白的臉，緊閉着雙唇。典禮的致詞毫無趣味可言（像通常的致詞一樣），整個儀式好像沒有個完似的（像通常的儀式一樣），花冠女郎必須走出去卸裝，把那些東西裝進盛放聖器的小銀器中。但我們這些大人必得呆下去。如你所知，文化賜給我們這些文雅苦刑的片刻。老虎教授看來像是死了一般，我的大主教朋友已呼呼入睡，參禮者量欲睡的更是大有人在。甚至那些必得忍受又臭又長的學術上的服務、演講，必得忍受那沾滿灰塵的論文和味同嚼蠟的晚餐的後輩們，也開始變成麻木不仁了，他們還得承受沉默抗議的痛苦。

我奇怪自己怎麼又回到那天所發生的事上去了，也因此我決定去回憶這些，並且寫下所發生的每一

件事。我開始領悟到，在突發的、纏連的一串事件當中，有著顯著的因果關係存在着。同時，我禁不住想起了大主教的話語：「夢是瘋癲的一種，瘋癲是夢的一種，而生命只不過是夢的一種，可不是……」

典禮之後有一個酒會，但我真的累得走不動了。我叫了一部計程車回家。阿達小姐在我房間為我整理床舖，就是我喜歡的那一種舖法（枕頭墊得高高的，腳部揩疊得整整齊齊的）電熱軟墊已插上電，我的安眠藥放在枱桌上。幾乎是剎那之間，阿達小姐就幫我寬衣解帶，對着這位非凡的、忠心的、體貼入微的老婦人，心理泛起一陣陣的溫暖。我真心想和她重修舊好，真懊悔早上那沒頭沒腦的措辭（這個，我可注意了，她是絕不忘記的。）

伊：你喜歡這慶典嗎？

達：是的，謝謝？

伊：你累了吧？阿達小姐。

達：我不否認。

伊：吃一片我的安眠藥吧。

達：不，謝謝。

伊：哦，阿達小姐，早上的事我很抱歉。

達：您不舒服嗎？教授。

伊：不，你怎麼這樣問我呢？

達：我不知道，但是那句話聽來令人驚奇。

伊：嘆真的，我要求人原諒是有點反常嗎？

達：水瓶要放在桌上嗎？

伊：不，謝謝。

靜靜的，我們什麼都沒做。過了一會兒。

達：總之，謝了。

伊：哦，阿達小姐。

達：您要什麼？教授。

伊：您不以爲我們彼此認識兩代了，可不可以不拘禮地彼此稱呼「你」，而不再稱呼「您」？
達：我眞的不認爲可以。

伊：爲什麼不可以？如果我這樣要求呢？

達：您刷過牙了？教授。

伊：是的，謝謝。

達：好，我告訴您。請求您，我們之間可不要這樣親密不拘禮的。像我們現在這樣就可以了嘛。

伊：但是，親愛的阿達小姐，我們都老了。

達：爲您自己辯解，教授。一個女人就應該想到她的名聲，如果我們彼此之間突然稱呼「你」、「你」的，那麼別人要怎麼說呢？

伊：好，別人要怎麼說？

達：別人要笑話我們的。

伊：你經常爲人處事都沒錯嗎？

達：近乎經常。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該知道自己怎麼做可不是嗎？教授？

伊：晚安，阿達小姐。

達：晚安，教授。我只把門半掩着。如果您要什麼，您可以叫我。

伊：晚安，阿達小姐。

拉：嗨，伊沙克爸爸！您在典禮行列中走的時候簡直棒透了。我們能認得您真感到驕傲。我們現在前，打開窗簾。就在下邊樹下，我認出來那是跟我們一道來的三位年輕人。他們盡情地歡唱，安德斯用他的吉他伴奏。

拉：嗨，伊沙克爸爸！您在典禮行列中走的時候簡直棒透了。我們能認得您真感到驕傲。我們現在可要走了。

安：我們就要上漢堡去了。

維：跟一位五十歲的教會女執事一道走。安德斯已經黏上那老太太婆了。

安：別胡說八道！

維：我們來向您說聲再見。

伊：再見，謝謝你們一路上陪伴我們。

拉：再見，伊沙克爸爸。您可知道我真愛慕您，今天明天，一直到永遠。

伊：我會銘記在心。

維：再見，教授。

伊：再見，維克多。

安：再見，教授。現在我們得趕路了。

伊：有空給我音訊吧。

最後這句話是對自己說的，很小聲地。這些年輕人向我揮手，在夏夜的黑幕中消失了。我聽他們的笑聲漸遠，他們遠遠地離去了。

這時候，我聽到從休息室傳來的說話聲。那是伊瓦德和馬麗安。他們低聲說話，怕吵擾我。我聽到馬麗安晚裝的沙沙聲音。我叫伊瓦德。他進來了，停在門口。

伊：你們回來了？

瓦：馬麗安要換雙鞋子。她腳後跟破了。

伊：你們還要去參加舞會？

伊：嗯，大概了吧。

伊：啊——哈。

瓦：您還好嗎？

伊：很好，謝謝。

伊：好極了。

瓦：晚安，祝您睡得好。

他轉過身走出門外。我叫他回來。他看來很驚訝。我也對自己感到驚訝。我並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伊：坐一下吧。

瓦：有什麼事嗎？

他很順從地就在床邊的椅子坐下來。他那漿過的衣服沙沙作響，他雙手疲累地放在膝蓋上。我看得出來我兒子已是進入中年的人了。

伊：你和馬麗安將怎麼樣？（伊瓦德搖搖頭）原諒我問了這問題。

瓦：我什麼都不知道。

伊：雖然這不是我的事，但……

瓦：什麼？

伊：但是不應該……

瓦：我求了她留着和我在一起。

伊：那會怎麼……我意思是說……

瓦：我不能沒有她。

伊：你是說你不能自個兒活下去。

瓦：我明白。

瓦：她要怎麼就會怎麼。

伊：假如她要……我意思是說，她要嗎？

瓦：她說她還要考慮考慮。我並不太清楚。

伊：關於我借你的錢……

瓦：您別擔心，我會還您的。

伊：我不是這個意思。

瓦：您的錢您會拿到的。

服。

伊瓦德站起來，向我點點頭。就在這時候，馬麗安在門口出現了。她穿一件很簡便但很漂亮白衣

馬：您好嗎？伊沙克爸爸。

伊：很好，謝謝，非常好。

馬：我的腳後跟破了，所以我們必得回家來換。我改穿這雙好不好？

伊：看起來滿好的。

馬麗安走過來。她氣味芳香，她婀娜多姿地走過來。她俯身向我。

伊：多謝你一路陪伴我。

馬：謝謝您。

伊：我滿喜歡你的。

馬：我也滿喜歡您，伊沙克爸爸。

她在我面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就走了。他們在門外交談了一會兒。我聽到他們下樓的聲音，然後就是會客室的門關上的聲音。我傾聽我的心臟和那老鐘的跳動聲。我聽到鐘樓的鐘敲了十一響。每十五分鐘有清脆的聲響，最後又有沉重的聲響報時。

雨，開始下着，並不太大。雨，靜靜地，稀疏地下着。有如催眠的聲響。細線懸垂着的街燈搖幌着，投影在淺色的窗帘上。

每當我無法平靜下來或憂傷的時候，我總喜歡追憶童年的回憶使自己靜下心來。那晚，我也這樣。我又漫遊在夏季別墅、野草莓圃，以及漫長的歲月中夢過、記憶過、經驗過的每一樣事物中。

我坐在野草莓圃旁的樹下，那是和暖綺麗的夏日，柔綿的夏的天空，微風在樺樹林間吹煦。在船塢那邊，我的兄弟姐妹和阿龍叔叔在鬧着玩。嬌嬌走過來，沙拉陪隨着。她們携着大籃子。大家都在那邊鬧着叫着。每當舊遊艇的船桅上張起了紅色的布帆，大家就大聲喝采。（這舊遊艇是我雙親童年留下的古舊遺跡，那是我那「海軍司令」祖父的瘋狂傑作。）沙拉轉過身來，當她一看到我，就放下籃子，向著我跑來。

沙：伊沙克，親愛的，再沒有野草莓了。嬌嬌要你去找你爸爸。我們遊艇就繞着半島玩，我們到那邊接你上來。

伊：我已經找過了，但找不到爸爸也找不到媽媽。

沙：你媽媽大概和你爸爸在一起。

伊：是啊，但我找不到他們。
沙：我來帮你找。

她手牽着我，突然，我們已在又深又黑的水邊。陽光在對岸明亮地照耀着，柔和地和野草混成了一片。在深水對岸的海灘上坐着一位男士，穿着白衣、帽子推在頭後邊，嘴裡咬着一枝舊煙斗。他有一臉鬆軟的金色鬍子，架着一付夾鼻眼鏡。他已脫了鞋襪，雙手舉着一枝細長的竹竿。一隻紅色的浮標靜靜地躺在微微發光的水面上。

離岸遠一點的地方坐着的是我母親。她穿一件輕便的夏裝，大大的帽子蓋着她的臉。她正在看一本書。沙拉放開我的手，指着我的雙親，她就跑掉了。我久久望着彼岸的那一對。我向他們大聲叫喊，但是叫不出一點聲音。於是我父親拾起頭來，看到我了。他舉起手來揮動着，笑着。我母親也拾起頭來。她也笑着點頭。

於是，我看到了那艘張着紅色布帆的舊遊艇，在和風中平靜地漂航着。在船頭站着的是阿龍叔叔，唱着那感傷的歌曲，我也看到了我的兄弟姐妹，姍姍和沙拉。沙拉高高地抱起希格甫理的小男孩。我向他們大聲呼喊，但他們沒聽到。

我夢着我站立在水邊，向着海灣叫喊，但和暖的夏風吹走了我的叫聲，我的叫聲沒能傳到那邊。然而我並不因此憂傷哀愁。我反而感到一陣舒暢在心頭。

一九五七年三月卅一日 斯德哥爾摩
(全文完)

編輯室
風訛

94

■鄭百年說，中國歷史是主觀的。我想他指的是「正義的主觀」。董狐筆、太史簡、豫讓劍、郭解和關公刀，那一樣不是正義凜然？若非正義凜然，這些筆這些刀，如何劈得進歷史裏去？

■黃潤岳校長這篇「做人難」，幾乎是他平生爲人處世的心得總結了，不可不讀。

■何榮良由本期起爲本刊寫一個專欄：輕訴集。

■溫任平散文集「黃皮膚的月亮」即將出版，這一篇序，套作者自己的話來說，「不是寫給只讀過朱自清和冰心的讀者讀的，是寫給與現代散文至少有些接觸、有些認識之士讀的」。以編者的立場，我們願意補充一句，即有誠意去接觸、去認識現代散文者，也應該可以一讀。

■張瑞星在回顧了馬華現代詩十五年來的航程後，認爲今日現代詩應該打破往日晦澀的舊框子，走入明朗的階段了。

■野草莓已三期連載完畢，下期我們將發表何榮良譯的一篇英瑪·柏格曼訪問記。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
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 址（英 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0 期 ● 一九七六年六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r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